

短篇小說集：

月屋

馮毅之

錄 目

後 娶 年 日 老 兩

媳 月 倆 夜

記 婦 星 口 間

鄭兄贈於

4P. 2. 肥城縣內
故 里

805358

兩夜間

大路旁，有兩個菜園，菜園的小屋前坐着趙景祥的老婆，兩手忙着結菜園的六歲的孩子——結實，蹲在白菜畦裏捉毛蟲。

「娘：你看這個大呀！」

結實用塊樹枝挑起了個毛蟲，現能的招呼給他娘看。娘抬起頭來瞧了瞧，沒有獎勵他，反而帶氣的說：

「快點捉吧！天快黑了。」

結實的頭上像是潑了瓢涼水，怪沒意思的，狠狠的把個大毛虫往地上一摔，用腳踏死了。

天的確是不早了，結實的短小的身體，照到地上一個很長的影子。二個公鷄伸長了脖子，在牆頭上不不停的叫，一縷清渺的炊烟，在張家店的屋上，圍了個灰白色的圓圈。

景祥嫂停止了手中的活，看了看那個血紅的太陽，從莊裏的樹上透射出一些紅絲。他想：



「他該回來了，怎麼還不回來呢？」

她剛想到屋裏去做飯。張二嫂子從那邊走來了，手裏拿着一頁鞋底，笑嘻嘻的

「咳！大嫂，結實他爺趕集回來了嗎？」

「那裏回來來？太陽都快沒了。」

「俺家的孩子的爺也沒回來呢！」

「從前到這時候早就回來了，誰知道是什麼事，天快黑了，還不來！」

「你看……」

張二嫂子把那頁鞋底指示給景祥嫂看。

「我一起來就告訴他，賣完餅就回來，買上四兩蔴錐鞋底，一雙鞋底錐了六七

天了。」

「你看那白菜。」

景祥嫂也指示張二嫂子看那白菜。結實彎着腰仍在那裏捉毛虫。

「那白菜早就該澆水了，說的是今天回來澆，你看天快黑了！」

張二嫂子看了看那些綠嫩的白菜。

「今年的白菜很不壞呀，結實在那裏幹麼？」

「咳！不用說了，那幾畦白菜，用了二三元豆餅，……忽然生了毛虫，把葉子都咬壞了。結實……」

景祥嫂剛說到這裏，結實忽然站起來喊道：

「娘，我不捉了，看不見了！」

結實說着就從白菜畦裏走出來。

「噯呀！結實到如今還沒有種嗎？」

張二嬸子看着結實的二根赤條條的腿，像二根紫紅的蘿蔔。

「大嫂，你們太會過了，到了甚麼時候了，還不給孩子做上條褲！」

一陣涼風吹動樹上的黃葉，在空中亂舞，張二嬸子縮了縮脖子，似乎也感到了涼。

「我叫他爺在今集上給他截二尺布，誰知道截來沒有？到如今還沒有回來……」
二個人正談着話，忽聽得結實喊起來：

「娘！爺回來了！」

景祥嫂的頭很快的一轉，在西邊的大路上，她看見了結實的爺，肩上的担子像是很重似的，走的非常慢，她納悶了。

「買了菜，又買的甚麼？」

她很遠的就喊起來：

「怎麼才回來呀！」

結實很遠的跑向爺的跟前，扯住爺的衣襟接連不停的問：

「爺，花布，花布，禱！……」

趙景祥對一切話，似乎都沒有聽見，把担子放在屋前，喘了一口粗氣，坐在一塊石頭上。

景祥嫂看了看兩個筐裏，原來是剩下的兩半筐青菜，就問道：

「到這時回來，菜還沒有賣完？」

「賣他媽那B！」

張二孀子站在旁邊，心裏也有了些糊塗，趁着空兒，趕快的問道：

「俺家孩子他爺呢？」

「在後邊，快回來了，他的餅也只賣了」一半。」

大家都很糊塗，這是怎麼的？

「集上有了甚麼事？」

「南北軍又打仗了！」

趙景祥恨恨的說出這句話，像春雷似的震動着。景祥嫂和張二孀子的臉上立刻

變了樣，很驚心的，幾乎是同時間。

「甚麼？又打仗？……」

「還會錯嗎？集上的人都這樣說，消息已經不是一天了，今天集上的貨連一半也沒賣下，賣貨的都剩回去了，我這担青菜……」

趙景祥用手指了指那兩半筐青菜。

「一直等到這時候都沒賣完……」

像傷的瘡疤上又刺了一針，他們的感覺太靈敏了，過去許多次的戰爭，嘗過的一些悲痛滋味，立刻刺痛的充滿了他們的心。

「爲甚麼又打仗呢？」

沈悶了一忽，張二嬸子發問了。

「他媽那B，誰知道！」

「俺的店那年燒了，好容易才修蓋起來，再打仗，怎麼過？」

「這世道是沒法混了。」

趙景祥說着，轉向他老婆，

「有開水嗎？」

「還許有半壺！」

景祥嫂說着走向屋裏去。

「爺！花布，褲」

結實仍然站在一旁，大人的話并不在意聽，抖着兩根紫紅蘿蔔腿，還是要花布，因為這是他爺在清晨未走以前允許給他買的。

「一担青菜剩回來一多半，那裏有錢買花布！」

趙景祥的臉向着張二孀子，話似乎不是向兒子說的。

景祥嫂提出來了半壺開水。

這時候太陽的光，那裏也找不到了。

張二孀子也回到自己店裏去了。

二

集上帶回來的恐怖的種子，很快的種在人們的心裏，悲愁和恐怖立刻生出灰色的嫩芽，在慘淡的惡風裏搖擺。

景祥嫂更感到心痛。

趙景祥並不是她的第一個男人，她的第一個男人是王柳莊的；叫柳方忠，以買賣糧食過活，那一年，莊裏人也是傳說南北軍打仗，可是南軍是誰？北軍是誰？爲甚麼打仗，她是始終不知道的，也沒曾向人問過。

她記得那也是秋天，清晨很早的起來，給她男的預備了早飯，她的心老是懸吊在心口上放不下，在吃飯的時候，她忍不住的開口了：

「咳！你不去吧，那裏正打仗，兵慌馬亂的，若路上有個好歹……」

她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她男的，那個叫柳方忠的，就瞪起眼來沒好氣的怒叱她：「女人家懂得頭？家裏存下這幾口袋糧食，賣不了，還不了人家的債，怎麼辦？聽說那邊的糧食價很高，若能多賣個一元半元的，也好截幾尺布做棉衣服，快到冬天了。」

那時她就沒再說一句話，很馴順的牽出那頭驢，把糧食裝好，他男的就牽着驢賣糧食去了，那一去，連人帶驢就沒有回來。傳來的消息不一，有的說是叫土匪打死了，有的說是遇上軍隊，被拉了夫了，在戰線上陣亡了。

無論怎樣傳說，她男的永不會再回家是真的了。她會半月多，時常餓着肚子，坐在莊頭上，抱着那個沒有爺的過歲的小孩，臉上流滿了淚，像餓子似的望着大路，明明知道他是不會再回來了，却偏妄想着，能夠再看到他。有許多牽驢的過客，賜給了她一些騙人的希望。

因為她的悲哀過甚，一天天的瘦弱，又加上每天三頓飯連一頓飯也吃不飽，奶乳沒有了，孩子瘦得像小鬼，又碰上疫症，病死了。

她沒了男的，沒了孩子，又沒有房屋和田地，她的本家哥哥還時常的來欺侮她。她還年輕，再不能孤獨的活下去。於是就改嫁了現在的趙景祥。

趙景祥的脾氣雖有些暴躁，但是她早學會了馴順和忍受。自要菜園的菜長得好，能賣到錢糴糧食吃，肚子餓不着，她就感不到甚麼痛苦。因為她相信一切都是命，富貴是強求不到的，苦難也都是命裏注定。

她自從嫁了趙景祥，第二年又碰上了南北軍打仗。那年是暑天，她家還沒有租張財主家的菜園來種，是租了劉財主家的東坡地，種了半畝瓜。當着圓流流的瓜長得八分成熟，眼看就要賣錢，樣子怪饞人的時候，過了一次兵，連吃代糟塌，過完了，一個錢也沒有回來，欠劉財主家的租錢，到如今還有一半沒還，結實那次嚇出了病，一年多還沒有好利落。

景祥嫂怕打仗，因為每次打仗，她的悲痛的生活就加深一層，可是那些領兵的大人們，是永遠的想不到這些，到了時候，該怎麼打還是怎麼打。

「南北軍又打仗了！」

這句話像炸彈似的又響了，她的心又吊懸在心口上，顫慄的在等待着可怕的命運。

消息越傳越惡，戰事越證明越確。

一天下午，趙景祥流着滿身汗正在打水澆白菜，景祥嫂把自己的破褲子拆了，預備給結實改做條褲子，（因為買新布是沒有指望了）這時張二嫂子忽然跑來，臉上的顏色變成青黃，胸前像是抱着個小兔似的，上下亂跳，說道：

「咳！大嫂可了不得了，咱們這裏要過兵呢？聽說離這裏還有六十里！」

「二嫂子，你聽的誰說？」

景祥嫂停止了針線活現出很驚懼的神色。

「是一點也不錯，莊裏的張財主和劉財主家的女人小孩都送走了，還有說：一黑天莊裏就閉圍子門，一個人也不准出入，咳！大嫂你們打算怎麼辦？往莊裏躲藏不？」

景祥嫂還沒有回話，趙景祥早就停止了轆轤，也在一旁聽着，這時插嘴道：

「往那裏躲？莊裏還不是和這裏一樣！」

景祥嫂心裏很不以為然，却不敢反對，商議道：

「我看還是到莊裏躲躲好……」

她一句話沒說完，趙景祥就怒目視她。

「到莊裏躲，這裏的東西都拋了，就不要啦！過兵，又不是土匪！」

「大哥，你可不要大意，聽說這次過的兵很壞，也搶也拿……」

張二嬸子勸說趙景祥。

「那才更得在家裏看着這點破爛東西！」

趙景祥仍然固執着自己的意見，景祥嫂也沒有再說話，張二嬸子站了會也就走了，因為天空裏佈滿了烏雲，所以天黑的特別早。張二嬸子同她幾個孩子搬進了莊，店裏只剩下張二叔看店，景祥嫂一家三口，却仍然住在那大路旁的小屋裏。

他們很早的都睡了覺，結實不和道甚麼，趙景祥因為一天工作困乏，不多時都像死狗似的睡熟了，只剩下景祥嫂一個睡不着，有時把眼睛注視着黑漆漆的四週，有時胆心的聽着一切動靜，秋風在樹枝上沙沙的響，老鼠在坑洞裏吱吱的叫。

時間在漆黑裏向前爬。

滴打滴打的，外邊似乎是下起雨來了。

景祥嫂想叫醒結實的爺，想了想卻沒開口。

時間在漆黑裏向前爬。

景祥嫂困乏了，風聲，雨聲，老鼠叫聲，她模糊的聽不清楚了。却不是很熟的睡去，夢是很漂渺的。

時間在漆黑裏向前爬。

忽然一聲怪叫，把景祥嫂驚醒了。她的心普通普通的跳躍，定了定神仔細聽去

，原來是馬嘶聲，還夾雜着許多聽不清的脚步聲和人語聲。

「是過兵了！」

她立刻就明白了一切。

她摸了摸結實像死狗似的一動也不動，結實的爺也依然發着鼾聲。是不是叫醒他們？

她拿不定主意了。

許多馬蹄聲，忽然從她的屋後傳來。

「是在菜園裏！」

她想着，她又聽到了一些模糊的語聲和罵聲。

當她決心叫醒結實的爺的時候，一聲刺耳的馬嘶聲，結實的爺自己被驚醒了。他一醒來就摸着穿衣服要出去，她很着急的阻擋他，顫慄的低聲的說：

「你……幹！」

他也沒有強力的掙扎，又倒在坑上。

這時結實也有些驚動，翻了翻身，嘴裏含糊的哼了兩聲。景祥嫂趕快的把他蓋在破被底下，緊緊用自己的身子貼着。

雨似乎是停了，風却比先前大些。

「操他奶奶！這小屋裏一定有住的人！」景祥嫂很清楚的聽到了這麼一句，嚇得混身打起戰來，接着又聽到一句：

「住那裏去幹麼！住的一定是窮叫化子！」

腳步聲向前移動，亂雜的聲音繼續傳來。

時間在漆黑裏向前爬，漸漸接近黎明了。

外邊雜亂的聲音却消失了，趙景祥再不能躺着，摸索着穿上衣服，開了門走出去，在微亮的黎明中，他看到菜園裏完全變了，韭菜畦裏，葱畦裏，蒜畦裏……都踏滿了馬的足跡，青綠的白菜，半截拉坳的散在畦的裏外，黃瓜架歪倒了……甚麼都糟場完了。

「他媽那B的，操他八輩的祖宗！」

趙景祥含着無限的悲痛和憤怒，眼裏噙着眼淚。

景祥嫂這時也出來了，一看到這樣子，心裏一酸，忍不住的張開大嘴哭起來了。

「我那天呵！俺怎麼過呀……」

一家人的生命都墜在地獄去了。

結實也從屋裏出來，仍然赤着兩條紅蘿蔔腿，也自然的隨着哭起來。

「他媽那B的，操他八輩祖宗！」

趙景祥把那些爛青菜拾在一塊。

東邊的雲染成赤紅，還沒有看到太陽。

莊裏走來了許多人，問長問短，有的看着菜園嘆氣，有的勸景祥嫂。

「大嫂別哭了，這個有甚麼法子，哭壞了，那些老總也不會回來陪你……」

「你們這還算是好運呢，西邊張家店裏，吃的用的一點也沒有給留下。張二叔被打的爬不動了，張二孀子也在那裏哭的死去活來，碰上這年頭，還說甚麼，願自己的命呵！」

「是呀！這還算好呢！接着就過去了，若是住下的時候，在莊裏的也是一樣，誰也不能脫利落，這就算幸運……」

你一言我兩語的勸說，但是這些與實際毫無用的勸說，那能打動沈痛悲傷人的心。景祥嫂仍然抽咽着，結實顫抖着兩條紅蘿蔔腿，流着滿臉的淚，站在一旁，趙景祥含着無限悲情和憤怒，嘴裏不停的咕囔着：

「他媽那B的，操他八輩祖宗！」

三

鎗砲聲隨着風，吹到人們的耳朵裏來了。

「南軍打敗了，到這裏還有五十里！」

「往那裏逃？俺的娘！」

「南鄉的土匪沒法收拾了。」

「青鎮燒了個乾淨，一間房屋也沒留下。」

「小孩子和女人，跑不了的，死了不知有多少，這都是人該遭劫呵！」

「唉！碰上了這年月，叫人怎麼混呀！」

「當土匪就是辦法，人反正是個死！」

「是的，我不殺人，人也殺我，殺死三個五個的再死了，也值得！」

「唉！這是氣數！」

「這是中華民國給人民的好處！」

「甚麼時候，真龍天子出現了就安泰了。」

各種各樣的人，說出各種各樣的話。

各種各樣的人，表示着各種各樣的意見和態度。

但是恐怖憂愁和失望，却像條索鍊似的，把他們的心一個個的連繫着。

趙景祥的一家是不能例外的。

他們除了恐怖外，還有飢餓的痛苦。

飢餓比風聞的災難還要可怕。炸彈，鎗砲，焚燒，殺戮，血，屍……是快來了。但是無論怎樣快，眼前還沒有看到，一條腸子結起半截，不能裝滿，時刻的亂叫，這滋味，一分鐘一分鐘的，一天一天的受着可真難熬！

趙景祥的菜園被遭塌以後，是再換不到錢了。起先，把些爛青菜拌上些高糧米麵子，還能當飯，日子一天天的過去，到如今連高糧米麵子也沒有了。

結實始終不了解大人心裏的苦楚，老是含着淚，站在娘的跟前哭喊：

「娘！我餓了呀！」

景祥沒有法子，也只有含着淚向兒子說：

「孩子！不要哭了，等等吧！你爺借糧去了，回來就有飯吃……」

趙景祥是天天到莊裏去，向莊隣鄉親的借糧食，劉財主家的地租沒有清，是不能去借，張財主家，看着他的菜園完了，怕他還不上租錢，早就傳出意思想把菜園收回，糧食自然是更不會借給了。他沒有法子，只好向小戶人家去借，小戶人家又十之八九都是窮，連自己吃的都不夠，那有餘糧來借給人呢？又加上恐怖的消息，時刻的傳來，自己的死活還不保，更沒有心情顧及到別人的痛苦了。

趙景祥各處借糧，也不是回回失望，有時候也會從小戶人家裏借來一升半升的，但是三個飢餓的口，一升半升的糧食又能裝幾次？

一家三口餓着熬着。

一天忽然傳來了好的消息：

「南軍打勝了，北軍敗了，咱們這裏可以不做戰場了。」

有二件事情可以證明這消息是確實：

(一)有八九天不曾聽到鎗砲聲了。

(二)張財主的大兒從城裏回來了。

一個好消息來了，接着又傳來一個惡消息。

「南鄉的土匪，人數越聚越多，越鬧越厲害，要來攻打我們的莊呢！」

人們一口喜歡的氣沒喘出來，被一陣毒惡的風又衝回去了。

這時忙了張財主的大兒。

張財主的大兒是很能幹的，週圍隣莊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，他曾在外面幹過衙

門，凡事都能看出輕重。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，自己是永不會吃一點虧，外號

叫笑面虎。

笑面虎真是忙的要命，在街頭上，在小巷裏遇上人就宣傳，說土匪殺人放火怎樣可怕，全莊裏的人應當一心一意的聯合起來，防禦土匪，不然，人人都會被土匪殺死了，房屋都燒毀了。他還說，南鄉的土匪多半是北軍的敗兵，若能夠把他們打

敗，將來安定了，南軍一定還有賞賜。

這些話是很有用的，沒有一個人反對。

笑面虎想出了辦法，莊裏所有的年輕人，都不准走一個，有快鎗的用快鎗，（就是新式的鎗），有土鎗的用土鎗，快鎗土鎗都沒有，可以用紅鎗和大刀，自要土匪來，誰也得殺，不准往後退，若有退的，打死無論。

他還很慷慨的允許了，趙景祥的一家三口，張二叔和張二嫂子一家人都搬到莊裏，住在他的閒宅子裏，張二叔是他的本家，雖然是七杆子打不着的本家，（遠的意思）却也是一姓。

趙景祥和張二叔住房子却都有條件。

張二叔白天可以愛做啥就做啥，但是夜間必須給他看門，趙景祥因為窮，也無事可做，因此說明了，不但夜間要看門，白天也得替他做活，可是也有另外的好處，就是除了管趙景祥吃飯外，另外每月還有五升高糧給他。

別的甚麼都是假的，這五升高糧却能救飢餓的恐怖，趙景祥一聽到這話，沒思想的，就很快活的答允了笑面虎一切的要求。景祥嫂還像感謝神恩似的，跪在笑面虎的面前叩了三個頭。

南鄉的土匪真是越鬧越厲害了。週圍隣近樹林子裏，時常的聽到鎗聲，莊裏緊

閉了園子門，誰也不准隨便出入。

笑面虎天天忙着向人們演說土匪的罪惡，北軍敗兵的罪惡，打敗了他們，不但可以保住大家的生命財產，南軍將來還有賞賜，重複着這許多有力的動人的話。

趙景祥性情是暴躁的，又是頂講義氣，他認為張財主賜給他這麼多的恩惠，若不出力爲人看家，那簡直是沒良心，所以到了夜裏，常常的是一覺也不睡，聽着各處的動靜。

一天，太陽剛落下去，景祥嫂和張二孀子坐在屋前正說閒話：

「不是鬧兵就是鬧匪，日子怎麼過呀！」

「這都是年月趕的，咱們的命不好！」

「週圍隣近又燒了許多莊子，唉！」

「我家的店今年是開不成了！」

這時候趙景祥臉上紅通通的走來了，脚步很輕，一看樣，就知道是喝了酒。一眼看到張二孀子，就笑嘻嘻的說道：

「二孀子也在這裏玩哪！」

「他大哥，你喝了酒嗎？」

「是呀，張大爺（笑面虎）說這幾天很緊……有信，土匪要來攻莊，今夜裏……」

趙景祥說話都說不明白了，他是太興奮了。

景祥嫂和張二嬸子，一聽到這話却嚇壞了，張二嬸子也不管他還要說甚麼，立刻截住道：

「是嗎？那怎麼了？」

「怕甚麼，三十四十的土匪，來有甚麼用？……是送死，一個也回不去！」

趙景祥在酒興裏，沒有一點害怕的神氣。

他又繼續的說：

「咱莊裏盒子砲四桿，快鎗十六桿，土鎗四十多桿，紅纓鎗和大刀不知數……還怕土匪來攻莊麼？來也是送死……」

張二嬸子不敢相信這些話。

「莊裏沒有逃的嗎？」

「張大爺下了號令，誰也不准回外逃。」

「那，他家的老太太少太太姑娘們，怎麼不在家呢？」

「他們都是早搬到城裏去的，不算事！」

「不往外躲躲，那可不成！」

「二嬸子放心吧！今夜東圍子門是我和張二叔看守……張大爺待人真厚道，今

晚上給我們了一斤多酒……」

張二孀子不知怎樣好，一句話沒說的走了。

趙景祥走到屋裏，抱起結實，很親熱的說：

「我的好兒，爺今夜捉住土匪得了鎗，發了財，給你買花布花帽子！」

結實從來沒被爺這樣寵愛過，今晚上爺忽然對他這樣，使他不知怎樣好了，兩個眼睛凝神的注視着爺，像昇樓了。

「我的好兒，爺會發財的……花布花帽子買一大堆……叫我爺呀！怎麼不開口……」趙景祥的變態和舉動，不但孩子不明白，連景祥嫂也有些糊塗。她站在一旁，很早就想開口，却又不敢，後來她再忍不住了，才含糊糊糊的說道：

「夜裏打仗危險……」

她還沒說明白自己的意思，他就向他瞪眼，沒好氣的說道：

「熊女人家，懂得頭！」

她是再不敢開口了，悲痛嚥在肚子裏。

天完全黑了。他走出去了，臨走時還抱起結實，很高興的說道：

「我的好兒，等着，爺要發財了……花布花帽子一大堆一大堆……」

他走出去了，屋裏還留下些酒腥味！

景祥嫂把個煤油燈點上，和結實躺在坑上的亂草裏。一塊恐怖的石頭，塞在她的心裏，她想起了許多事情，再也不能睡去了。後來她不知怎的哭了，暗淡的煤油燈光，照着她那對溼潤的眼睛，眼淚一行一行的從頰上流下來。

時間在黑暗裏向前爬。

外面沒有月光，晚秋的涼風，在殘落的樹葉間，唱出悽悽的哀曲。

時間在黑暗裏向前爬。

不懂大人心情的孩子，睡去了，景祥嫂在坑上反來復去，眼淚流乾了，細心的聽着各處的動靜。

時間在黑暗裏向前爬。

全莊的狗忽然狂吠起來。

——不好了，一定是來了！

景祥嫂的心普通普通亂跳！

忽然幾聲鎗聲。

——一點也不錯了！

她爬起來，從窗子裏向外看，黑洞洞的看不到甚麼，仍然是只聽到風吹樹葉的聲響。

她沒有主意，她不能跑出去。恐怖抓住了她整個的心。

鎗聲密雜起來，狗吠聲完全沒有了。

時間在黑暗裏打着抖。

鎗聲有時稀疏，有時密雜，有時還聽到街道上，一些亂雜的話語。

她不能跑出去，她像熱油鍋裏的螞蟻。

時間在黑暗裏向前爬，爬，爬……

鎗聲漸漸沉寂下去了，天就要明亮。

她趕快的跑出去，街道上已有了許多人。

「可好了，操他妹妹，敗走了！」

「莊裏人死了八九個呢，危險……」

「張二叔受傷了！」

她走着，迎頭遇上了張二嬸子，披散着頭髮像個鬼，她模模糊糊的看清了，就

喊道：

「張二嬸子嗎？」

張二嬸子一看見是景祥嫂，就立刻哭說道：

「噯呀！俺家孩子他爺受傷了，你家孩子他爺打死了！……」

景祥嫂一聽到這話，便被瘋狗咬了，急速的就向東園子門跑，在轉灣的地方，笑面虎大搖大擺得意的走着，連看景祥嫂一眼都沒有。他的詭計欺騙完全勝利了，用窮人的鮮血保護了自己的生命和財產。

在黎明的微光中，在東園子門前，躺着一個僵硬的屍體，身上中了三四個鎗彈，流出的血，把身子染成了一條紅布袋。

景祥嫂 看到這就是她男人趙景祥，一下子撲到屍體的身上，剛哭出一聲：

「我的天呵！……」

立刻就昏過去了。

兩夜間

二四

老倆口

一
鷄叫過了好幾遍，小屋裏還黑糊糊的，窗紙却有些發白的時候，張大嫂就起來了。她走到院子裏，這院子實在不算大。一共也不過有二領席那麼大。她向東邊望，有幾片雲被太陽燒得彤紅。

她走進那個一間的草棚，這是最近才蓋成的飯屋。把鍋爐點着，找了乾柴，一把一把的向裏填。

涼的水變成熱的，似乎就要沸開。

她走出飯屋，向西屋喊道：

「你呀，你呀，快起來吧，天不早了，太陽快照在西牆上了。」

這個「你呀」就是指她的愛兒子，並且是唯一的兒子。她的兒子本不叫「你呀」，也有乳名，也有學名，乳名是「穩當」，學名是「張成傑」。

兒子還沒有上洋學堂的時候，從下生到十五歲。張大嫂是親熱的叫着「穩當」。不但她是這樣，老伴（她的丈夫）也是這樣。可是自從兒子上洋學堂，老伴却換了叫法，再不叫「穩當」，叫起「成傑」來了。

爲這個，她曾被老伴罵過一次。

一天兒子從城裏回來，她喜歡的忘掉了一切，不知不覺的又叫了聲「穩當」，被老伴聽見了，恨恨的向她罵道：

「熊女人，甚麼事也不懂，兒子一天天大了，又在洋學堂裏唸書，到如今還「穩當」，「穩當」的叫，不怕叫外人聽了笑話，你不會叫他「成傑」嗎？」

從那以後，張大嫂的確做起難來。「穩當」已經叫了十幾年，叫起來又覺親熱，又覺順嘴，忽然改成叫「成傑」，覺得實在別扭，心裏也覺得不是那麼個味。所以她不會叫「成傑」。叫「穩當」又不成，現在就叫「你呀」「你呀」的了。

張大嫂向西屋裏噉了幾聲，又回到飯屋去燒火。這時從西屋裏走出一個青年人，穿一身粗布褲褂，臉被太陽晒得很黑，若不是還留着學式頭，就沒有一點洋學生模樣。

他一面揉着眼，一面向飯屋裏走去。

「娘！你起來的早呵！」

他說着，臉上現出真誠的親熱。

「你看，太陽都快下屋簷了，水是開了，下上麵條就是……」
張大嫂趕快又向鍋爐裏填了把火。

「你呀，快去把你爺叫起來，吃了飯，可好去趕火軍。」

成傑到房裏去叫爺，張大嫂趕快把昨天預備下的麵條下在鍋裏。

成傑的爺出來了，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農民，背少微有點駝，是年輕時担担子壓的。

說起成傑的爺，真是能手，也真有眼光。當輩子創了四五畝地。在百般窮苦中，用自己的血汗換一點錢，供給兒子洋學堂畢了業。

念洋學堂真不容易。成傑在學裏雖然極勤儉，却把爺娘累了個「跟頭」，前年賣了半畝地，去年賣了頭牛，到如今還欠下五六十元錢的債。就是鷄下的蛋，老舖口也沒付好好的吃過三兩個，積聚下來，都賣成錢，給兒子作了學費。

老舖口辛苦了幾年，總不算白受，兒子今年畢業了，爺娘心裏充滿了希望和歡喜。

張大嫂先弄了盆溫水，給爺兒倆盥洗過臉，麵條也煮熟了，就擺在爺兒倆的面前。

「快點吃吧，天不早了。」

爺抬起頭來，向西牆上看，太陽光透過那庭院中的槐樹，在牆上織成了許多花紋。

爺嚥了口麵條，說道：

「天不晚，到火車站才三四十里，不晌午就到了。可是近來路上很不平靜，聽說有劫路的。」

張大嫂在旁邊一聽到這話就插嘴道：

「我真害怕，過幾天再去不成嗎？，等着高糧料沒有了，路上安穩了。」

成傑沒等娘說完，就說道：

「娘，那才不成呢？現在外面找事情很不容易，我們畢業了七八十人，閒起來了一半還多，我好不容易接到這個小學的聘書，若去晚了，怕是人家另找人。」

「女人家懂得啥。不去，把事情誤了，是一輩子的事。」

爺有點生氣的瞅着張大嫂。

張大嫂並沒注意這個，趕快又給兒子盛了碗麵條，說道：

「多吃碗吧，你呀，到路上餓了，買不到東西吃……」

成傑含笑的接過麵條，又說道：

「不要緊，娘放心吧。那一年有高糧料的時候也是慌，怎就會遇上土匪呢？就是遇上，咱們窮人家怕甚麼？」

「是不要緊的，今天是霄柳鎮大集，路上走的人很多……」

爺沒說完，娘又插嘴道：

「菩薩保佑！」

「娘你又說菩薩了，……」

「你呀，是不能不信菩薩的，菩薩才靈驗。」

因為信菩薩的事，成傑曾很費力的給娘解釋過，娘却始終不聽從。

麵條快吃完了。爺深思的想了老大一會，才轉換了題目說：

「成傑，總算供給你畢業了，家裏實在不容易，在外邊要好好的創，我老倆口子別也沒指望，就指望你了，我一年比一年的老，地也不能再種了，想着儉吃儉用，給家捎來幾塊錢……」

爺喝完了最後的一口麵水，又繼續說：

「你看你娘身體也不成了，做一點活就累的生病，不成了，都老了，以後全靠你養活了，……」

成傑聽到了這話，臉上立刻消失了笑容，悲痛的深思着，想起來許多問題：農村破產，失業者千萬，貧富問題，自己的前途……他一切都明白，但是他不能向爺娘說一句話，因為爺娘是很難了解那些話的內容。他只好含糊的說道：

「是的，是的，我知道。」

吃過飯，爺倆用着一個小驢，驢上駝着成傑的行李，一塊往火車站去了。

二

張大嫂站在莊頭上，看着那爺兒倆，在那綠叢叢的高糧地裏消沒了，才若有所失似的，沒精神的走回家來。

她拿着爺兒倆剛才剩下的一些麵水，又添了把火溫了溫，泡上了兩個高糧煎餅，吃過早飯，給鷄拌了一盆子糠食，又喂上了豬，又掃了掃當院子的亂柴火。

張大嫂是天生好做活，誰也沒曾看到她安安穩穩休息過半天。不是在家，就是上坡，老是忙着手脚。家裏的活是做完了。她一眼看到東牆角裏一堆豆葉，就想起南山下的那塊豆地，豆蟲昨天還沒有拿淨。今年的豆蟲是上的真早，也來的真多，若不快去拿拿，三五天就會把豆葉吃光。

她提着個破罐子，把門鎖了，她每次鎖門就感到一種命苦的難受。她不是只生了一個兒子，穩當的上邊有個哥哥，活到十五，因為避土匪到山上，夜間正遇上大雨，淋了一夜，後來得病死了。那時她會哭的死去活來，兩三天沒有吃飯，穩當下邊也有兩個妹妹，大妮十生下來三個月就死了。二妮子七歲被水淹死了。

現在她一想起自己出去就得鎖門，家中連個看家的沒有。心裏一酸，眼淚就要滴下來。可是再想到自己唯一的兒子——穩當，已經成了人，並且洋學堂又畢了業

，現在又做了甚麼教員。一想到這裏，心裏又有點甜頭了。可是當她想到這幾天各處很慌，路上也不安靜，爺兒倆個是不是平安的可以到車站，那真是不敢說。她的心不覺的跳動起來，自己在後悔：

「今天我爲甚麼讓他爺倆走呢？我這個老糊塗蟲！過幾天不好嗎？路上若真有個好歹，怎麼辦？我就是這一個兒，一枝靈芝草……」

她越想越害怕，腿幾乎發抖起來。

她走在路上，抬起頭往大路上望去，却看不見一個行人，只聽得田地裏鋤地的農夫，唱出各種曲調。

「我真是老糊塗蟲，爲甚麼讓他爺倆今天走……」

路走得很慢，思想却走得很快。越想越害怕，好像兒子一定遇上危險，從今後她不能再見他似的那麼恐怖。

「張大嫂！做頭去？」

「猛犸了的聽到有人叫他。回頭一看是陳二嫂，手上挎着筐子，臉上笑嘻嘻的。『噢，陳二嫂你做頭去？——我要往南山下去拿豆蟲！今年的豆蟲真多！』」

張大嫂暫時忘掉了無味的恐怖，也笑嘻嘻的說。因爲她和陳二嫂感情很好。

「張大嫂呵，不用說了，孩子他爺，那個死種，天天混在賭博場裏，叫也叫不

了來家，家裏養着個小豬，兩三天就沒有喂的了，他也不管，我要到坡裏弄些青草來喂喂豬……」

陳二嫂子向前搶了幾步，並肩和張大嫂走，又繼續說道：

「張大嫂，你的命才好呢！有那麼個好兒子，在洋學堂裏唸書。又有那麼個好當家的（丈夫），勤勤勞勞的不知道歇着，唉！我呀，不知道那輩子傷了甚麼天理，嫁了這個死種，一天到晚不來家，來家就發癲氣，不是罵，就是打，弄着幾畝地都賭博輸了，留下的幾間房子，天天要生翅，不定那天也就飛了，到老了，一定餓死。唉，我命才苦呢！是那輩子做了孽，傷了天理……」

陳二嫂是一肚子冤枉，一輩子也洩不盡，見了人就說，一說就沒有完。

「二嫂子，這都是命呵！碰上這樣壞當家的也沒有法子，好好的熬吧，等着你兩個兒子大了就好了。」

張大嫂安慰陳二嫂。

「唉，張大嫂你可別提俺那二個兒子，小的是小，大的也十五了，若是好孩子，該甚麼都會做了，兒子隨爺長，是一點也不錯，老子那麼壞，孩子還會好？這幾天真叫他爺們把我氣死了，老的不來家，小的不聽話，昨天我叫他到坡裏去割草喂驢他在外邊正正一天，也不知是做嘍，背着兩把驢草回來，還不夠驢吃半頓的，唉

！我命苦，老的小的都靠不住……」

陳二嫂趕快喘了口氣，沒等張大嫂開口，又繼續的說道：

「你看你那穩當，多麼叫人喜歡，在外邊上洋學堂，來家還上坡種地，那天我在南山下看見他在地裏鋤穀，熱的滿身是汗，我心裏覺得難受。上了洋學堂，還受這麼大的累，……張大嫂你的命好，是前輩子修的！」

張大嫂聽到這些話，自然是覺得舒服。

「他……他今天走了，到城裏去了，今年必……必……業了。」

「你說的穩當嗎？必……必……甚麼業呢？」

「必業是洋學堂唸完了。」

「噢！洋學堂唸完了，那麼就該做洋官了，張大嫂，你可得享福了。唉！我的命……」

陳二嫂被石頭絆了一腳，幾乎摔倒，把前邊想說的話立刻忘掉了，可是她沒住嘴，繼續的說道：

「我看穩當那孩子就是有出息，看着就像個官樣，見了甚麼人也親熱，說的話也愛叫人聽，張大嫂，你的命真好……」

「他是去做教……員！」

「是甚麼呀？教……」

「就是和咱這廟上的洋學堂一樣，是看學生，聽說城裏的洋學堂比咱廟上的大的多，學生有三四百呢。」

「在城裏教洋學堂，一定掙錢不少呵！一年得好幾百吊，張大嫂，以後你可以不愁喫不愁穿了，有這麼個能掙錢的好兒子……」

她倆一面說一面慢慢的走，走到應當岔路的地方。陳二嫂向張大嫂說：

「我往這邊去了，你後來享了福，可別把我這破嫂子忘了。」

她說着，笑着，一轉身子往西去了。

張大嫂走到南山下那塊豆田裏，豆科裏的露水，還沒有完全被太陽蒸發盡，溼了她的鞋和褲腿。她細心的翻弄着豆科，尋找着豆蟲。太陽的熱度一分鐘一分鐘的增加，她的身上，開始感着熱，後來就流汗，她是勞苦慣了，並沒有感到不舒服，可是她今天的心老懸在半空裏，不能放下。時刻的想起到車站去的爺兒倆。

三

快喫晚飯的時候，老伴回來了，路上甚麼事情也沒發生，兒子已經平安的坐上火車進城去。這時，張大嫂的心才像塊石頭似的落了地。

太陽一天比一天衰老，射出的光也一天比一天微弱，院中的那棵槐樹，也像個

晚年的農人，瘦弱的身子，在微風中有氣無力的喘着氣。高糧和穀子早就上了場，現在已經收在囤裏了。老倆口的生活，和許許多多的人一樣，沒有甚麼變化，做活，喫飯，睡覺。

在仲秋節（陰歷八月十五）前五天的一個早晨，張大嫂正和老伴喫早飯，忽聽得狗咬，隨着就有人喊：

「張大哥在家嗎？」

「誰呀！」

張大嫂還沒等老伴開口，問了句，起得身來向外走，一看不是別人，是當莊的地方（地保）王永仁。張大哥這時也隨着跟出來，一面打狗：

「王八操的，連熟人也咬起來了。」

一面笑嘻嘻的把王永仁讓到屋裏。

「王大哥，屋裏坐，你不是進城完糧去來嗎，甚麼時候回來的？」

王永仁一點頭一點頭往屋裏走，也笑嘻嘻的說：

「是呀，是呀，昨天晚上回來的！」

王永仁坐下，張大嫂說：

「你還沒喫過飯吧？這飯也不好，是青菜做的小豆腐，喫個煎餅吧！」

「不喫，不喫，才喫過飯。」

王永仁說着就向腰裏摸。

張大嫂找着旱烟袋遞給王永仁。

王永仁從腰裏摸出一封信，和十塊洋錢，向桌上一放。

「這是成傑托我捎來的。」

張大哥和張大嫂喜歡得甚麼似的，看着白花花的洋錢，臉上佈滿了笑紋，笑紋裏深藏着內心的快活。

「麻煩你了……」

張大哥想了老大一會，才說出這句客氣話。

「沒甚麼，沒甚麼，張大哥你真有福，有這麼個能幹兒子，將來還愁喫愁穿嗎。成傑真好，看見本莊人親親熱熱，不像隣莊才主家的兒子似的，見了一塊土上的

人，連理都不理……」

他說着拿起旱烟袋吸烟。

「穩當……」

張大嫂說出這兩個字，覺得失了言。一看老伴，老伴也用眼瞅她。

「是呀，他，你見成……，他喫的胖嗎？他沒說八月十五來家不？」

「成傑說，八月十五，學校只放一天假，不能來家，他還說，張大哥你每年到了冬天就犯勞病，今年應當好好的養養。」

王永仁吐出來的烟霧，在窗戶檻上旋轉，一縷一縷的向外流。

「我的勞病是每年犯的，一到秋天就不好，冬天咳嗽的受不了。唉！想不到才五十多歲就不成了。」

「這全是你白黑的做活，不歇着累的，以後就好了，有這麼個能幹的兒子，年年掙一些錢，你也用不着再受苦了。」

王永仁把烟吸完，站起身來。

「我走了，幾天沒在家，家中的事積成了堆，東坡的半畝地還沒耕過來，再來吧！」

「再坐坐，忙的啥？」

「不了，不了，再來，再來！」

王永仁向外走，張大哥送出了大門。

到了八月節，老倆口特別高興，破例的賣了二斤月餅三斤豬肉，晚上也像別家一樣，院子裏放上桌子，飲酒賞月。

說起來，也真不可多得，老倆口在一塊生活了三十多年，雖然也鬧過小別扭，

却從沒像人家似的吵罵過，或是打的血頭血臉。張大哥喝着酒說：

「我說成傑他娘呵，今天成傑若是在家，那是多麼好，一家人得團圓……可是……」

天空碧藍得像一片海，一個正圓的月亮，從東屋頂上射下清明潔白的光。

「我早就想，快着娶上個兒媳婦，就是兒子不在家，有了兒媳婦，再養上幾個小孫孫，家裏也就熱鬧了，可是，你……」

張大嫂的心裏也感到空虛和寂寞。

「我，我也不是不願意。你忘了嗎，成傑走的前兩天還說，媳婦他是不娶，過兩年再說……」

東隣家的孩子們，大約是因爲爭月餅吃，叫吵的聲音很高，老倆口聽到了，寂寞的心，更感到刺痛。

「你是越老越糊塗了，年輕的人，誰有那麼不害羞的向爺娘要媳婦的，替他訂了，娶來就完了，他還能不樂意？」

用筷子夾了塊肉送進嘴裏。

「這個家，去了你和我，連一個人都沒有，出去就得鎖門，趕快娶上兒媳婦，看看家，也替你我做做活……」

一條黑狗忽然從草棚裏舍出了東西。張大嫂趕快站起來去追，張大哥也瞪着眼，眼光隨着狗跑，結果是沒有追上，張大嫂回到草棚裏去看，剛才煮的肉少了一大塊。她垂頭喪氣的回到桌前，說道：

「你看，沒有人是成嗎？連狗都看不住。」

張大哥看着狗的背影。也似有所感，說道：

「前天我去趕集，遇上他舅，還提到成傑的親事，他說成傑已經畢了業，也該娶親了，他莊劉聚成家的二閨女，很想給咱做親。」

「劉聚成家的二閨女嗎？我是見過的，長的很體面，針線活也很不壞，你沒答應嗎？」

「我想兒子既然不願找親，當時我也沒說長短，他舅也就不再提了。」

「你這個老糊塗蟲，兒子已經二十一歲了，還不給他訂親，等到甚麼時候？你看三大娘家的柳桂，是和他同年生人，如今已經有了二個小孩子了，你再見他舅的時候，就訂了吧，那女孩子我見過，一點毛病也沒有，很好……」

「到集上我見他舅的時候，再說。」

「不，你就訂了吧，今冬天查好日子就娶。」

張大哥沒再說話，似乎是默認了。

他又喝了盅酒，忽然咳嗽起來。

「咳咯，咳咯……」

「你別喝了，一個人喝些酒有甚麼滋味？早去睡了，好安歇。」

張大嫂說着就收拾酒具，張大哥也不反對，吃了個月餅，又吃了二個煎餅，和張大嫂一塊走向屋裏去了。

院子裏剩下滿地清閒寂靜的月光。

四

太陽更衰老了，豪壯不可侵犯的氣概，被冷風完全征服，變得十分柔情和溫存，所以人人都願和她親熱。

院子裏那棵槐樹，也被冷風脫淨了外衣，赤條條的發抖，有時躬着腰慘叫幾聲

張大哥的勞病又犯了，一說話就：

「咳咯……咳咯……」

成傑的親事是訂定了。張大嫂一塊石頭落了地，算是完結了一輩子的心事。

一天清晨，張大哥和張大嫂一塊吃飯，張大嫂說：

「今天你不是要趕集嗎？見了他舅的時候，就和他說：我已經找了算命的先生

算過了，到下月是十一月十二，就是黃道吉日，甚麼鬼神也不犯，我看，還是早娶來吧！」

「咳咯……咳咯……我也這樣想，在年前娶來，過年也熱鬧些……咳咯……」
吃過飯，張大嫂找着錢搭子，遞給張大哥，心裏滿是歡喜的說：

「你想着呵！給我買二尺布，你看我這雙鞋，已經穿了一年，前後都露出來了……」
她說着低下頭去看了看自己的兩隻腳。

「我得做雙新鞋了，婆兒媳婦連雙新鞋沒有，莊隣鄉親要笑話，你想着呵！」
「咳咯……咳咯……嗯……！」

張大哥往集上去了。

這是一個最大的集，周圍鄰近三四十里的都來趕。人是上下上萬，騾馬是成羣成隊，賣東西的一列一排，無所不有，張大哥躬着腰，有時咳嗽幾聲，慢慢的在人叢中走，兩個眼用力的巡視着，後來在牛市裏才看見他舅，手裏拿着鞭子，和一個矮個的人不知說甚麼，張大哥向前走了幾步，說道：

「他舅嗎？咳咯……」

他舅停止了談話，轉過頭來一看。

「喂，你趕集來？」

「噢！咳咯……」

「你的勞病又犯了嗎？」

「年年到了這時候……咳咯……就是這樣，咳咯……咳咯……你是來賣牛嗎？咳咯……」

「是，欠人家的錢都追上門來了，沒有法子，就是還有這個牛，也不能不賣。

……」

「行市怎麼樣？咳咯……」

「不好，你看我這牛又大，又有筋力，人家却只肯給我四十元錢。」

「你賣了牛，我要和你商議件事，咳咯……我也要去買點零碎東西，咳咯……晌午我在張家店裏等你，咳咯……你去，咳咯……」

「好吧，我就去。」

張家店的東大屋是很廣闊的。裏邊按放了許多桌子和長凳，是預備趕集的人歇腳，喫飯或喝酒用。

張大哥在集上給張大嫂買了二尺布，又買了二斤葱半斤鹽……另外割了半斤熟豬肉，還買了四個鹹鷄蛋，走進了張家店的東大屋，找了個乾淨桌坐下，向掌櫃

的說：

「給預備四兩酒，咳咯……」

他從腰裏摸出旱烟袋，喫着烟，兩個眼睛注視着張家店的大門。不多會他舅就來了。

「早來了，等了老大一會了吧？」

「不，不，咳咯……牛賣了嗎？」

「咳！不用說了，嘴唇都磨破了，人家才給添了三元，一共四十三元，納了三元錢的稅，還是只有四十元。」

他舅說着也坐在長凳上。張大哥把烟袋插在腰裏，把買的半斤猪肉拿出來，站在門口喊道：

「掌櫃的，把酒送來……咳咯……」

「你弄酒幹麼？有事情這樣說還不成嗎……」

「不，不，咱弟兄們好久不在一塊喝盅了……咳咯……咳咯……」

「我看你的勞病比去年冬天還厲害！」
北場棚的驢忽然亂叫起來，人說話的聲音一點也聽不見。他停了一會，等驢叫過去，又繼續的說：

「外甥學堂畢了業，如今也能覓錢了，你用不着再那麼受苦了，也該養養了。」

「一年一年的不成了，咳咯……」

店裏的小夥計拿了酒來，張大爺先給他舅斟上了一盞。說道：

「我是不能多喝，……咳咯……你盡量的喝……」

「我的酒上也不成，你有甚麼事呀？」

「還是成傑那親事，咳咯……」

北場棚裏的驢又亂叫起來。

「他娘找算命的先生算好了，……咳咯……今年十一月十二就合適，咳咯……」

他舅還沒看開口，看見有個穿灰軍裝的兵，和一個穿藍布長衫的人，一塊走進這屋裏來，那個兵他認的是區公所裏的，那個穿長衫的，他一定是剛從城裏來的。那個兵的手裏，拿着一包肉，走進來也向掌櫃的要了壺酒，在靠近的一張桌上喝。

他舅貪眼看新進來的人，一忽才說：

「你說的話我明白了，你是想今年就給外甥娶親呵！那再好沒有了，那頭的親家，有我去說，沒有不成，姐姐早就該用人使用了，外甥也不小了，就是下月十二嗎？成，成，還來得及……」

「又得你親身跑一趟了……咳略……」

「沒甚麼，沒甚麼，是應當的……」

他舅現得很高興，喝着酒也特別香甜

這時那個兵和那穿長衫的人，也興高彩烈的談起來，張大哥和他舅都能聽得清楚：

那個兵問：

「老哥，今次的屠宰稅好催吧？」

那穿長衫的答：

「一年不如一年，一問就是沒有錢……」

那個兵給穿長衫的斟滿了盅，又問道：

「現在城裏沒有新鮮事吧？」

「新鮮事是沒有，不過，各處挖開共產黨，鬧講所鬧的很厲害……」

穿長衫的人又喝了口酒，繼續的說：

「罷課，請願，街上貼的紅紅綠綠的標語和傳單，簡直造反了……」

張大哥和他舅對這些話與自己無關，話的內容又不懂，也就不再往下聽，兩個人又隨便談了些別的。他舅還得去使牛錢，起來告辭了。張大哥也站起來向外

走，說道：

「明天我等你的信吧！咳咯……」

五

十一月五日，張大哥託廟上的先生給兒子寫了封信，叫他十日前，一定要來家。

天老爺是永不會給人圓滿，到了八日，下了場大雪，空氣變得異常寒冷。張大嫂伸着兩隻凍得紅腫的手，從雪水裏，顫抖的跑出來，跑進去，忙的和鼓手似的心裏却燃燒着希望的火把，臉上也閃爍着歡喜的靈光。

陳二嫂向她說：

「張大嫂你的命才好呢，快娶兒媳婦了……」

她快活的閉不上嘴了。

「是呀，還有四天，來看新媳婦呀。」

人們若再說：

「那新媳婦才好呢，生得又好看，又體面，粗細活都能做，心眼也好，娶來一定很孝順，張大嫂，你這才是修的！」

她簡直心花也開了，忘掉了冷，也忘掉了勞苦，心裏立刻想出未來的許多福

氣。她越想越好受，把兩隻紅腫的手，伸到冷水裏去洗碟子碗，也不覺得痛苦。不用說，張大哥自然也是滿懷希望，有着無限的喜歡。勞病雖然是照常，咳嗽起來却没有像以前那麼難過。

這個小小的院子，這是第一次充滿了人間的幸福，蕩動着家庭歡樂的微波。張大嫂給新屋糊窗戶，張大哥在貼喜聯。

張大嫂說：

「你的信，寫去了嗎？怎麼還不來呢？」

「怎麼沒寫呢，咳咯……是廟上先生寫的……」

「你上邊寫的什麼？明天只有一天了。」

「咳咯……用着說了嗎，叫他……咳咯……來家娶親，十二的日子……」

「那他怎麼還不來家？」

「也許是因爲下雪，咳咯……路上不好走……」

「甚麼都預備好了……」

張大哥剛貼上這副喜聯：

「未卜他年大及第。」

且看今日小登科。」

就聽得狗汪汪的咬，張大嫂趕快放下漿糊碗和窗紙，高興的心普普通通的跳着，就往外跑，一定是兒子回來了。

張大哥也隨後跟着。

剛出大門，一看是今區的區長，後邊還跟着兩個兵，老舖口嚇怔了。

區長莊嚴的，帶着憤怒的臉色問：

「你們是張成傑的父母嗎？」

「嗯……咳咯……咳咯……」

張大哥顫抖的點頭。

「我來告訴你們，你們的兒子在城裏鬧請願犯了法，他是共產黨，現在被抓到縣政府去了，我接到電話，是來搜查你們家中有沒的反動東西。」

張大哥一時沒有咳嗽，極瞪着兩眼靜聽着；張大嫂一動不動的站着，像塊木頭插在地上，臉上的顏色變的青黃。

區長又繼續的說：

「他從前在那間屋住？領我進去！」

張大哥忽然一口痰堵着喉嚨，安靜的躺下，連咳咯的聲音也沒有了。

張大嫂看到老伴這樣，像是中了魔似的，一下子撲到區長跟前，兩手緊抱住區

長的腿，剛穿上的那雙皮鞋拌合在泥水裏，瘋狂的哭喊起來：

「應當叫——我的兒啊，你也殺了我吧！我不能活了，……」

老僱口

五〇

日月星

力泉二哥：今天我在報紙上，像哥倫布初次發現美洲似的看見了你的名字，當時我的心跳動得十分利害，我太興奮了，這真是意外。到今天計算起來，我們整整三年斷絕了消息，這是多麼長的時光呵！這期間我曾在家中住過半年，這半年是我永不會忘掉的，我不但受了一些不可忍受的痛苦，就是目前所受的一切折磨，過的地獄般的生活，也是在那時候造成的。

二哥，說起來，真是一言難盡。天地間的女人，我想沒有比我再不幸的了。誰家的親娘不愛她的女兒？我的親娘却永久是我的仇家，她從來沒和我親親熱熱的談話，和人家的娘一樣，給她女兒一些最可寶貴的溫存和撫慰。那年我在學校裏畢了業，就回到家去，正碰上洋兵佔據了鐵路，各處都荒亂，爹不讓我出來，於是我不在家，娘又拿我當眼中釘，看我一言一動都不順眼，天天吵罵我，我的身體本來就不強，因此我病了。在我病着的時候，娘對我並不憐憫，更加看着不順眼，殘忍的程度更加深了。恨不得我立刻死去，來減少她的麻煩！

二哥，你說我娘的心恨不恨，就在我病得最厲害，連口清水喝不下的時候，她

給我個神不知鬼不覺的，就把婚姻替我訂定了。後來我的病漸漸痊癒，別人告訴了我這消息，一打聽，公公是大地主，在張宗昌時代還做過二年縣長，丈夫是少爺，當時我感到沒辦法，自己又是病身子，就沒有堅決的反對。

現在我已成了人家的媳婦了。這比坐監牢比爬刀山都受罪，丈夫是少爺，是肥野豬，是死娘養的，他胖的差不多有二百斤。一看樣，就能使人嘔吐。他沒有好好的讀過書，荒淫粗暴的態度，簡直如野獸；他每天除了喝酒嫖娘們外，一點人事也不會做，他拿女人完全不當人，高興了，就和你甜言蜜語，喜皮笑臉，做出種種荒淫無恥的醜態。心煩了，就隨便向你發脾氣，說些粗野的話，甚至於打人罵人……

二哥，我不能繼續寫了。眼淚充滿了眼眶，一滴滴落下來浸溼了信紙。盼望你接到這封信後，務必來看看我，我有一肚子話想當面對你說。我們的住址！××街六號王公館。

素 卿 八 · 二 ·

二

力泉二哥：這真是可紀念的事，正正三年我們又見面了。光陰的力量真偉大，聽不但改變着宇宙和自然，並且改變着社會和人們，我對自己還沒覺察出來與從前

有甚麼不同，可是二哥却與從前完全變成兩人了。二哥從前是多麼活潑愛動，外表又是多麼有精神，現在你怎麼會變得這麼沈默了？臉上憔悴得一點都不像二十多歲的人了。在死娘養的面前，我沒有機會向你細問，但是我可以想到，你這幾年一定也受了不少折磨和苦楚吧？目前的社會中不幸的人太多了，盼望二哥能夠在信上，把自己這幾年的經歷告訴我。

那個死娘養的，那個肥野豬，你是見到了，挺大的肚子，走起路，一步移四指，那笨豬樣，是多麼夠人看的呀！你走了以後，他還疑神疑鬼的盤問我，問你到底是我的甚麼人，我說你是我家中的二哥，他似乎不肯相信，並且警告我，以後不准和外邊的男人來往，當時真把我氣壞了，我向他氣恨恨的說：

「你是說的甚麼話？你可以在外邊嫖娘們，離到我接見我家中的二哥，也是犯法嗎？你也不允許嗎？」

他聽到我的話，皺起眉頭冷笑了一聲說：

「你要明白，我是男人，你是女人！」

他說完這兩句話，沒等我回答，從桌上拿起枝烟捲，夾在嘴上就出去了。

晚上我獨自坐在後園子裏，天空裏沒有月亮（我是頂討厭月亮的）綠灰色的空中閃爍着千千萬萬的星星，這些無數微弱的星，在漆黑的宇宙中，瞪着些可憐的眼睛

這些可憐的眼睛同情的和我的眼睛相視，我被感動的流淚了。我爲甚麼成了女人？世間的女人是不是都和我一樣的命運？男人可以隨意嫖娘們，女人接見自己的哥哥也是犯法！這是甚麼人定下的法規，一陣風穿過樹間做出沙沙的聲響。使我更感到無限淒涼，我哭的十分悲痛，眼淚像下雨似的落到衣服上，周圍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。在。後來我苦的混身酸軟，眼淚快流乾了。我站起來走到一個高台上，忽然看到街市上的燈火，我的思想又展開了，難道我就甘心死在這地獄裏，安靜的被野豬吞食了嗎？世界這樣大，不會沒有一個人生活的路吧！

二哥，我盼望你能夠幫助我脫離這地獄，你是親眼看見過的，我若再和那死娘養的，那肥野豬繼續過下去，不到半年我會死的，我的爹娘是不管我了，他們是甘心送我到這地獄來死掉，二哥救救我吧！

三

力泉二哥！你的信收到了，我是很仔細的一個字一個字的讀完的。你說關於你這幾年來的經歷，是極複雜和曲折，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完。你雖然沒有告訴我，但是在你信中，我可以看出來，現在的二哥絕不是以前的二哥了，經過社會的磨難後，變成心情沈抑，意志很堅強的人了。

二哥，你勸我不要常哭泣來摧毀自己的身體，應當挺起胸膛衝向惡勢力，在一切苦難中去尋出路。因為在目前，已經不是用淚可以解除悲痛的年頭，你哭死，但不會有人向你表同情，還會有人罵你是無用的傻瓜……這些話深深的感動了我。我有時也會這樣想過，可是我一個人的能力太微弱，像個小星似的微弱，周圍的黑暗惡勢力太凶，使我沒法抵抗，那更談不到衝破了。因此我只有哭泣，不得不從眼淚中尋找一點甘甜和安慰。我何嘗不明白哭泣是沒有用，摧殘你的人，看到你哭時，更要嘲笑你是無用的傻瓜呢？但是……：

二哥，你說，你絕沒有想到我會嫁這樣一個男人。這個怨誰呢？若不是命定如此，那就是爹娘把我害的。當時我的病很厲害不能過問，後來我的病好了，身體很衰弱，精神很不振，甚麼丈夫婆家，我也沒心情去打聽，我想不定在那個時間就死了，還找些麻煩幹甚麼呢？並且還有許多人恭維我，說我真有福氣，婆家有錢又有勢，丈夫是很情面的少爺，推門就當少奶奶，有老媽子和聽差使用着，那真闊氣極了。這些話當時我也不愛聽，一心一意的覺得活不長，再沒有心情顧到別的了。

當初我倘若知道是這樣一個婆家，是這樣一個丈夫，我寧願在家中被爹娘打罵死，或是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做乞丐生活，也不能好好的出嫁，但是到了現在，我能做甚麼，我想自殺，試了幾次，又不甘心，又沒勇氣。我不能不活！

二哥，你問我爲甚麼討厭月亮嗎？說起來話長，這是一段使我極痛心的故事。我以前並不討厭月亮，皎潔的月光，在黑暗的夜裏描畫出許多美麗的場面，並不使人感到厭惡。但是自從去年那一夜，是我一生永不會忘掉的一夜。是一個夏天的夜，我因爲在屋裏太熱，就叫老媽子把床抬到院子裏，我獨自躺着乘涼，這時那個滿圓的月亮，剛走到樹的身後，從枝葉間透過的銀光，在地上織成各種花樣，我舒適的躺着，涼風時時吹送，驅逐着很少的幾個蚊子。我感到快意和疲倦，不知不覺的迷糊的睡去了。

我正睡到甜蜜，像是做夢似的，忽然來了張牙舞爪的怪物，猛的撲到我的身上，牠的重量很大，壓的我幾乎喘不上氣來，我睜眼一看，原來是那死媳養的，那肥野豬，他是喝醉了，剛從外邊回來，從嘴裏吐出來的醉醺醺的酒臭味，像噴壺似的向我臉上放射，使我不敢喘氣，一喘氣，一聞到那味就惡心，他像個性狂的野獸，粗暴的向我撲來，我掙扎，我拒絕，最後我沒了氣力，完全變成被犧牲的羔羊，被肥野豬任意摧殘着。在這時候，那個滿圓的月亮，正照耀在當頭，我一睜眼就可看到，她一點都不同情我，似乎還在高興，用着銀白的光，幫助着肥野豬做惡。並且在這明亮的月光下，野肥豬醜惡的外形，可怕的動作，使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我真有說不出的悲痛。等到他滿足了要求，一句話也沒說的到屋裏睡去了，我忍不住的哭

了，眼淚像雨似的落下來，那個滿圓的月亮，似乎幸災樂禍的在向我嘲笑！

從這次以後，我厭惡月亮比任何的東西都厲害，我看不出她半點美來，從這次以後，我也就開始崇拜着太陽，恐懼着夜，每天太陽一落下去，我就預感到禍事要臨身。天一黑暗，就覺得四處都蠕動着吃人的野獸，張牙舞爪的向我撲來，嚇得我混身顫慄，恨不得太陽立刻跳出來！

二哥，請你務必設法使我脫離這苦海，救救你這受苦難的妹妹！

四

力泉二哥！你的信收到了。我現在滿肚子都是喜歡，是我二三年來沒曾有過的喜歡。你叫我到×縣教書，不管死娘養的願意不願意，我也是走，這地獄這監牢這殺人場，我是再不想停留一天了。我想甚麼地方都會比這裏好，這時我恨不得生上翅膀，立刻飛走。

昨天下午死娘養的沒出去，我勉強的帶着笑臉，談起話，想從中探聽下他的口氣，我說：

「我天天在家悶着，甚麼事情也沒有，你外邊替我找個職業幹不好嗎？」
他聽我的話，現出很驚奇的樣子問：

「幹個職業？幹甚麼職業？」

「甚麼也成，譬如教小學……」

「你傻了嗎？教小學，一個月見二十塊錢，誰需要你去見二十塊錢？」

我看他認真的憤怒的態度，再多說話也不會有用。又怕把事情弄穿了。於是趕緊把話題轉過來：

「誰願意去受那苦楚，我是對你說玩的。」

最後他冷笑的說：

「真是傻老婆，放着有福不享！」

二哥，昨天一夜我沒有睡着，我想着怎樣脫走的計劃。若同死娘養的商議固然不成，若一聲不響，忽然逃走，新聞紙上一定給加上許多罪名，甚麼「私奔」甚麼「敗壞門風」，大登特登的鬧的滿城風雨，這個不要緊，怕是叫我無論在甚麼地方也住不安穩。

我在床上翻來復去，死娘養的大約又是住窰姐去了，一夜沒有回來。我想碎了腦袋，也沒有想出適當的辦法。今天清晨我很早的起了床，信步走到後園子裏，這時那可愛的太陽，已從地平線上射出千萬條金黃色的光芒，驅逐了一切黑暗，表現着光亮的世界，我爬到後園土山上，遠遠的看到那偉大的建築物——雷河鐵橋，也

在太陽中閃光。這時我的靈機一動，忽然想出了辦法，我更覺得太陽可愛了，感謝陽光指示我的生路！

二哥，這辦法我不想現在就告訴你。因為我怕這封信萬一落在別人手裏，事情就會整個被破壞的。但是我可以預先向你說；在這三四天內，你若在報上看到我的最不幸的消息，那就是我已平安的實現了我的計劃了，請你不必掛心。並且盼望你不要向×縣去信，務必先等我給你來信。不多寫了。

五

素 卿 八·二八

(半個月後)

力泉二哥：我想你在報上看到我在黃河鐵橋自殺的消息後，內情一定可以猜想許多。這真是件滑稽事！

我給你去前封信的那天上午，我已經打定了要怎麼做的主義。到了下午，我就故意找機會和死娘養的吵嘴，我們吵嘴本來是家常便飯，這次死娘養的並不特別在心。晚上照例的滾出去，幹那些吃賭嫖喝的勾當。這時我很早的打發老媽子去睡了，我就寫了遺書，告訴死娘養的，我是忍受不了他那野獸般的虐待，過不了監牢般的家庭生活，到黃河鐵橋自殺去了。很簡單的寫完了這遺書，我就偷偷的出了大門

日月星

五九

坐夜車來了。

我一來到這邊就改了名字。我覺得二哥叫力泉，這力子很有勁，就改名力夫。你再來信，萬不要再寫素卿了。校長劉女士爲人很和氣，和我特別要好，在感情上我們已經進步到像親姐妹一樣，但是我的祕密還沒有告訴她，你若給她信，請你暫且也爲我保守祕密，將來，我們彼此都十分了解了，我自然的會慢慢的告訴她。

這個縣城，交通並不便利，商業也十分蕭條，沒有一點都市風味。我們的校址又是在東關，緊靠坡野，一出校門，就像是走到了鄉間，這是九月的天氣，並不怎樣刺熱的陽光，照射在剛割過高糧地的青草上，照射在微黃將成熟的豆科上，一陣帶點秋意的微風吹來，閃爍出黃金色的光波。一些誠樸的農夫農婦，在各種不同的地方，做着各種不同的工作，這一切安靜的幽美的情景，都會使我感到無限的快樂！

二哥，我從地獄裏逃到天堂來了，在這裏的一切，無論是景地或人物，在我都覺得極美滿。甚至這邊的一個狗，我覺得比王家的狗也善良的多。我擔任的功課是國語和音樂，國語沒有甚麼困難。但是我離開學校二三年，現在按琴有點生手，才開始教音樂的時候，却感到有些不舒服，現在也練習的差不多了。

我們校中的同事有十一位，五個女的，六個男的，我覺得每個人都好。——二

哥，我目前的一切都好，請你不必掛心我！

力夫 九·八

六

力泉二哥：你的信我早就收到了。這許多時間沒有給你回信的原因，是前些日子我忽然病了。咳！我爲甚麼這麼不幸——難道我一生就不應享受一點人生的快樂嗎？剛走進這快樂的園地，似乎是命薄福淺，就燒得生病——我在床上躺了五六天，這邊的校醫真殺人，他給我吃壞了藥，幾乎送了我的命。其實報上早就宣佈我死了，現在真的死了才恰當，可是我現在却非常怕死，前途似乎有個新鮮的「人生」，向我微笑的打招呼，使我不願意此時離開這世界。

我這次的病是幸虧一個同事，他後來介紹了個中醫（我們的校醫是西醫）替我治好的。他的名子叫王威光，是高二的國語教員兼教導主任，他是個非常沈靜的青年，同學生講起話却十分熱情，每一句話都像鐵鎚似的擊動着人的心，全體學生都愛護他。同事們也對他都表示好感。在課外他發起許多活動，在學生方面有「初步週刊社」，「兒童讀作促進會」……；在同事方面有「教學做研究會」；「自修互勵團」，他每天早起晚睡，像鐵人似的沒有疲倦，他的活動力是無孔不入的，校長劉女士同他玩笑，說他是我們校中的太陽。

威光是當地人，對當地的情形很熟悉，替我介紹的中醫是鄉下人，離城還有十里多路，是他親自騎自行車去請的，現在我的病是痊癒了，對他又說不出的感激！並且現在我還聽從着他的勸告，每天清晨早起，到校外的曠野裏，做呼吸新鮮空氣的散步，因此，我的身體受了很大的利益，現在我的精神完全恢復原狀了。

二哥，在你的信上，你說我逃脫的事情，辦的並不十分妥當，將來總會出錯，怕是秘密不會保守到永久，你說的話很有道理，但是請你替我設想，我那時若不假裝自殺，又有甚麼方法可以脫得這麼利落？這也是萬不得已的事。以後的事現在想不出，走到那再說那吧！反正我是絕計不再回王家去，去守着那吃人的肥野豬了。二哥，請你不必爲我擔心！

七

力夫 九、二九

力泉二哥：今天是星期日，是我平生最快活的一天。昨天校長發起，同事們到西山去看紅葉和野餐，大家無異意的通過了。今天清晨早吃了飯，工友買來了野餐的食品，（每人出四毛錢）我們就出發了。

這時坡野的一切稼禾都收割了，空蕩蕩的曠野，世界似乎現得大了些。我們出了校門，走不到半里路，就是一條小溪，這小溪就是從山裏流出來的。我們順着小

溪，踏着閃着陽光的青草，聽着樹林中的寒蟬的鳴叫，和清脆的溪流聲，一點都不覺疲倦的向前走。有個張同事吹得一嘴好口琴，抑揚幽雅的琴聲，和清脆顫動的溪流聲，很自然的調和在一塊，奏成一種驚奇的音樂，激動着人的心靈，叫人有說不出的甘甜和深厚的味道。

我們有的說笑，有的歌唱，順着小溪走到山根。從我們校裏到這山根並不遠，也不過二三里路，我們在山下少微休息一回，就開始爬山，這山並不是名山，也不很高，我因為身體弱，總是落在人後，威光似乎很關心我，也故意落在後邊。我們有個同事趙女士，她是頂挑皮又愛說話的，她時時回頭看我和威光，並且向別人弄鬼臉，笑着說：

「看呵，那一對！」

這話使我紅了臉，威光也感到不自然。這樣笑話不知鬧了多少。我們都爬到山頂了，向東北一望，在那山坡上，是滿眼彤紅，有十幾畝地那麼一片地方都是紅葉，我看紅葉並不像春天開的紅花，若用紅花來形容紅葉，那是一個大錯誤，因為花無論開的怎樣紅，也沒紅葉這樣濃密，一眼看去，望不到絲毫雜色，只是一片血的海，一陣風吹過，更像是血的海水起了波浪。我們都說笑着贊美紅葉的壯觀，唯有威光却一言不發，很出神的遠望，若有深思，我怕趙女士說閒話也沒敢問他。

我們看了紅葉，在山頂上玩了點多鐘，就在山腰裏，一塊不見陽光的石頭上，擺列出我們的食品，開始野餐了。每個人都從心裏快活，咀嚼着自己樂意吃的食物，在學校裏有幾個同事，不喝酒，現在也都喝起來了。劉女士逼的我沒法，我也喝了一杯。趙女士看我能喝酒，也非逼我喝一杯不成，我推辭不開，只好咬着牙也喝了。她同時又勸了威光一杯，這時她忽然很高興的，向大家狂笑的說：

「你們沒看見嗎？力夫是用的威光的酒杯，威光是用的力夫的酒杯，這是交杯換盞的喜酒呵！哈哈！」

大家也隨着都笑了。鬧的我和威光都紅了臉，威光只是笑，我却罵了趙女士一聲：「你這爛嘴的！」

我們吃完了野餐，一直遊逛到太陽快落了才回來。回到校裏，我因為感到很大的疲倦，稍微吃了點東西就睡去。我正睡得香甜，忽然被一種聲響驚醒，我睜眼一看，見桌前坐着一個男人，在燈光下看畫報，原來是黨部的陳思肖，他一見我醒來，立刻站起來，就嬉皮笑臉的說：

「今天逛得痛快吧？」

他說着在鏡前照了下臉！整理下頭髮又坐下了。這時我有點不高興，人家正睡着覺，無事無由的忽然跑到人家屋裏幹麼？我心裏是這麼想，嘴裏却沒這麼說。我

從床上起來，他又嬉皮笑臉的說：

「逛一天累了，躺着睡吧，我是老熟客，還是外人嗎？何必這麼客氣！」

他是常來我這裏玩的，我却不歡迎他，因為他舉止行動，帶着很多的流氓味。我強打起精神同他應酬了一回，他走了，我再也不想睡了。我回想起一天的情景，更加興奮，於是我就提起筆來給你寫信，寫的實在不少了，鐘已經敲過一點，再談吧！

力夫 十·十三·

八

力泉二哥！你爲甚麼一封信也不給我了，莫非你生了病嗎？或是出了別的變故？真叫我納悶的很，你再接到這封信，務必給我個回信呀！

二哥，我現在很努力讀書，書已成了我不可離的朋友，我是「自修互勵團」中最有成績的一個。威光給我的幫助很大，他指導我鼓勵我。勸我脫離女性的常態，成一個有果敢能吃苦的真正力夫，是的，我也希望能這樣！

昨天晚上，劉女士威光和我，還有幾個同事，大家都坐在院子裏閒談，這時，那個整圓的月亮掛在天空上，滿院子都照得明亮亮的。劉女士很出神的凝視着天空，忽然情不自禁的說：

日月星

六五

「你看，這銀盤似的月亮，是多麼美麗動人呵，應當長這樣才好！」
我聽到這話，不知覺的衝動起來。

「我頂討厭月亮！」

劉女士現出很驚奇的樣子，隨即問道：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因爲我討厭黑暗和夜，我就討厭月亮！」

威光聽到這話，也插嘴說道

「月亮雖有光，却沒有熱。」

他這話引動我的思潮，我說道：

「我覺得月亮的討厭，不只是有光沒熱的問題，因爲欺騙人，使人對黑暗的夜晚起了模糊的印象。當初，若根本就沒有月亮，一個赤裸裸的黑暗的夜晚，人人可以明白的看到感覺到，偉大的科學家，也許會用盡平生力量，創造一般偉大的光，像太陽一般強有力的光，把夜完全驅逐，使人間永呈現着光明。現在因爲有了月亮，黑暗的夜晚似乎有了光亮和美麗，叫人對夜減少了厭惡，增添了幻想，但是，我問黑暗的夜，因有了月亮，牠的原形能改變了多少？人們在月光下又能幹甚麼？所幹的不過是賞月飲酒，玩弄女人……」

我是太興奮了。我一說到這裏，我已忘掉很久的那肥野豬的形象，立刻在我腦海中一閃，使我打了個寒戰。我沈默了，聽的人都現着驚奇，似乎覺得我得了神經病，停了老大一回，劉女士才說道：

「你的話還沒說完呢！繼續說呀！」

「我不想說了，反正我是討厭月亮！」

「那麼，你對星的態度是怎樣？」

「我覺得無數的微星才是黑暗的夜裏應有的東西呢！你看她微弱顫慄可憐的樣子，更證明了黑暗的可怕，和夜的罪惡。我雖不喜歡她，也不討厭她！」

有一個李同事，在這時忽然也插嘴道：

「力夫，那麼，你是喜歡甚麼？」

我一點都沒思想的，順口答道：

「我喜歡太陽！」

趙女士一聽到我這話就狂笑起來。

「哈哈！對了，對了，她喜歡太陽，並且頂喜歡我們校中的太陽……」

別人了解了她的話，也隨着笑起來，一時沈靜的空氣，忽然緊張起來。我覺得臉發燒，威光也無話可說。後來改變了問題，又談了不多回，天已經不早，各自睡

了。

我躺在床上，一時睡不過去，我想，威光的確是個可敬佩的青年，別人無論怎樣和我們開玩笑，他絕沒放在心上。在我面前也從沒談過愛情。我最低限度，也要同他做個很切近的朋友，把我的不幸和身世告訴他，他定會給我許多幫助和安慰……。

直到十二點我才睡去。

九

力泉二哥：在以前的信上，我曾告訴過你，有個叫陳思月的，他是我們校中的熟客，他差不多每天都來我們學校裏一趟，有好幾個同事都很煩他。大家却都礙着面子，又怕他的勢力，因為他是黨部委員，所以他來了，我們不能不應酬他。於是他就得寸進尺，更不要臉了。你看他給了我封多麼可笑的信，你看後，有何意見，也寫信告訴我。

力夫 十·十九·

力夫 十·二二·

「我的親愛的靈魂的力夫：

這是我三四個月來壓在肚子裏的一句話，在今天我始終鼓着勇氣的振作精神

的喊出來了。你聽到我這句熱情的從深心裏湧出來的話，不會覺得我是鹵莽的無理吧！你那能知道，我們一見面，那靈魂的愛情的種子，已經結結實實的深深的種在我的心田裏，一天一天的向上長，使我寢食不安的瘋狂的愛着你了。我每次見了你，心裏都冒着靈魂的愛情的火，但是我沒有勇敢的氣，向你說明我這顆血淋淋的靈魂的愛情的心的。

我的親愛的靈魂的力夫，現在的人生像很大很大的沙漠中的旅客的生活一樣，是太乾枯乏味了。神聖的靈魂的愛情，就是沙漠中的甘甜的泉水呵！旅客們怎能一時的離掉牠呢？我每次想到這裏，我那無情的熱熱的眼淚就流下來了。我的生活太寂寞的孤獨了。沒有一個人能了解我這顆血淋淋的靈魂的愛情的心的，又有誰來給我點寶貴的靈魂的安慰呢？尤其是晚上，我從你那裏回來，在那頂美麗頂皎潔的月光下，來回的深情的徘徊着，我是感覺到太寂寞的孤獨了。我的無情的熱熱的眼淚又流下來了。

我的親愛的靈魂的力夫，現在我這顆血淋淋靈魂的愛情的心的，時時刻刻爲你涵湧着渴望的狂濤，每天夜裏，我都夢到你，看見你那秀美的閃光的清明的眼睛，和那不大不小的帶有曲線的引人靈魂的口脣，有時我似乎還隱隱的約約的聽到你那美妙的悅耳的動人的談話聲。但當我猛然醒來。見那頂美麗頂皎潔的月光從

玻璃窗上透進來，照耀着一間死沉沉的空蕩蕩的房屋，用眼四處張望，那裏也尋不到你的時候，我又感到寂寞的孤獨了。我的無情的熱熱的眼淚又流下來了。

我的親愛的靈魂的力夫，請你接受我這顆血淋淋的靈魂的愛情的心吧！我願做你將來的最忠誠的最可靠的最順從的伴侶。我爲你可以犧牲我這一條不值錢的生命！更可以爲你做一切受苦的受罪的事，甚至爲你下油鍋肥刀山我都不怕。祇要你接受我這顆血淋淋的靈魂的愛情的心，人間的一切的一切的我都滿足了。

思月含淚寫於夜深二點

十

力泉二哥：收到你的來信，知道你們校中起了學潮，你因爲忙的很，所以沒有給我寫信。在我沒收到你的信以前，可把我悶死了，使我東西南北無味的想了很多。

我寄你的陳思月的那封信，你還沒有收到嗎？怎麼一個字沒提呢？我接到他那封信，並沒有給他回信，他隔了一天又來到我們校裏，見了我很不自然，我仍然像從前一樣的和 he 應付，對那封信一字也沒提。

昨天晚上，他請我們聽戲，有劉女士趙女士有我還有二個男同事，（沒有威光）我本不想去，一方面是因爲天氣已經很冷，再則我對舊戲一點也感不到興趣。但是

被趙女士說的我很難爲情，不去是不成了。

她在許多人面前嘲笑我說：

「我想力夫是一定不去的，因爲請客人糊塗，沒有請上王先生，在黑暗的夜裏沒有太陽，她怎麼能走！」

使的我非常做難，去也不好，不去也不好，別人也隨着趙女士嘲笑我，只好跟他們一快去了。

在看戲的時候，在我們桌子的前邊，我發現了個四十來歲的男人，胖胖的，留着八字鬚，是商人模樣。他用着驚奇的眼光，鬼頭鬼腦的時時回頭看我。我也覺得他有點面熟，似乎是在什麼地方見過，却怎麼也想不起來。使得我一晚上不是味道。

看完了戲，我們回到學校裏來，沒等我開口的，趙女士就笑着說：

「美人兒，無論到那裏也不保險，你們沒會留意嗎？在我們坐前邊的那位八字鬚先生，一晚上都沒好好的看一齣戲，時時刻刻回頭來盯力夫，以後咱們可再不和她一塊出去了，若是叫人家搶走了，誰敢負責任……」

我本想打聽他們，有沒有認識那人的？叫趙女士這一套話，使的我再難開口。只好默然的回到房中睡了。

叫人真是納悶！

力夫 十一·五·

十一

力泉二哥：像一個霹靂似的振動了我們的全校，這事情已經發生了五天了。聖到今天，我的心仍然平靜不下去，像是吃了一肚子藥藜，又像是喝了一肚子硫酸水，有說不出的苦楚和難受。人生是永沒有快活的，就是有，也不過像電光一樣，在你面前很快的一閃，只給你留一點印象，很快的就消失了。

十八的那天夜裏，我正睡在夢中，忽然被校長叫醒，她顫抖着，不知她是因為天氣冷？還是因為恐怖？低聲的說：

「威光被捕了，……不知是為甚麼？」

我一聽到這報告，從床上立刻爬起來，披上衣服，也忘掉了外邊的冷，像着了瘋似的，就要往外跑，被校長一把拉住。她帶怒似的問道：

「你要幹甚麼？到那裏去？」

我失神失意的站在門口，院裏十分光亮，我看到從東院裏走出四五個兵士，盒子鎗都握在手裏，中間倒背手綁着一個人，頭髮鬆散着，穿一件藍布棉袍，一看就知道那是威光。我的心忍不住痛，馬上又回到床上躺下了。這時校長也去了，我定

了定神，似乎覺得清醒點，我向窗前一望，白光照在我的桌上。原來今天夜裏又有月亮！我翻來復去再也睡不着，我想起了那肥野豬，想起了那年在夏天的月夜，他給我的那次殘暴的行動，更想到在這黑暗殘酷的社會裏，自己渺茫的前途。最後我忍不住的哭了，我來到×縣，這是我第一次哭泣！

我對威光、威光對我，雖還沒有明白表示相愛，彼此是深深相知的。這次事變，給了我個極痛心的打擊。從今後我的生活將永久見不到太陽，只有在黑暗的夜裏摸索，不定落到那個深溝中就跌死了！

現在已經打聽明白，威光被捕是因了某種嫌疑。我們校中停了一天課，大家來設法營救。但是一切要求都被拒絕。今天已經正式卜課，只好聽其自然！

我這幾天來，無論怎樣也提不起精神。上班也不愛說話。更加上前天又下了雪，世界變得更可怕，除了上班，我是常躲在屋裏。夜間我常失眠，我時常聽到從那冰冷的大街上，隨着怒吼的寒風送來一些乞丐求食的哀號！這些悲慘的喊叫聲，更使我感到無限恐怖！

二哥，你告訴我不要哭，哭是沒用的，但是在這情況下，我怎能忍住不落淚呢？難道世界將永久是這樣黑暗，人們都是這樣凶暴嗎？叫我往那去呢？

力夫 十一·二二·

十二

(一個月後)

力泉二哥：你接到我這封信一定覺得驚奇，我來到×地已經十天多了。這是使你絕對想不到的事情，不但你，就是我也以前也絕沒想到。社會的惡魔已經把吃人的陣容擺佈好，人是不會逃出去的。我怕被舊劊子手殺了，却逃到了這新劊子手的手裏，我怕陷入那舊的地獄，却又走進了這新的地獄！

在很早我給你的一封信上，我曾告訴你，在一天晚上我們看戲的時候，曾有一個留八字鬚商人模樣的不住的看我，我似乎看他有點面熟，原來那是王家的一個親戚，我並不認得他，他却完全認得我，大約是他給王家報了信，不到十天那死娘養的，那肥野豬就來了。他到學校裏打聽我，好在他不知道我改的名，工友告訴他，校中沒有叫素卿的女教員，他却非要求見校長不可。工友沒辦法就走到校長室裏，恰巧我正在坐，我一聽工友的話，立刻把我嚇壞了。沒等校長開口，我就勉強的裝得鎮靜，對工友說：

「去告訴那人，校長沒在家，請他明天再來！」

我自從來到校中，劉女士因為你的關係，我們就一見如故，相愛和親姐妹一樣，我的事情早就告訴了她。現在我再把話一解釋，她也嚇怔了，感利棘手，沒有法

子應付。結果，我是離開了學校，在外邊住了幾天。

二哥，我是被陳思月欺騙了。那時我在外邊住着，他知道了這消息，時刻到那裏守着我，向我同情，向我表示誠懇，求我愛他。一天晚上他守着我哭了，哭的十分痛心，眼淚不知流了多少，因此我的心軟了，又加王家的逼迫，我正無路可走。於是，第二天我們就一塊起身了。這地方是他的家鄉。

從×地到這裏有幾千里路。在路上我才發現了他最卑鄙醜惡的人格。(一)他很高興的告訴我，因為他要獨佔我，才設法逮捕了王威光。(二)我們這次旅行的路費，是他竊取的公款。一路上我們不知吵了多少嘴，在將近到他家鄉的時候，他竟公開的向我宣言：

「現在快到我的家了，我算救了你一條生命，你應當感激我！我實話告訴你，我家中不但有父母，並且有妻子，你以後對我的言辭和行動，應當安分守己些，免得叫家人笑話！」

這些話幾乎把我氣死，但是我又能往那裏去呢？一到家，不，一到這地獄裏來，因為路上的辛苦，和水土不服，更加上心靈上的痛苦，我就病了。我病在床上，一家人沒有一個來看顧我，尤其是他的前妻，是一個最可怕的婆婦，天天在外邊罵給我聽。

二哥，這封信我躺在床上整整的寫了三天。在夜裏我睡不着，我想起威光，想起你，想起劉女士，從窗縫裏露出天空，我看到那微弱的顫慄的星，我哭了。我不能起床，我將永久看不到太陽了！也許兩三天我就會死去。

我是弱者，我是微弱的星，我沒有力量，我沒有頑強的意志和勇敢。我痛恨這殘暴黑暗的社會，也痛恨我自己的無能。但是我還不想死，我想以最大的努力再跳出這第二個地獄。請你幫助我吧！

力夫 十二·十二·

註：最後的一封信是從貴州寄來的。我接到這封信，立刻給她去了幾封快信，叫她給我個確實通信處，我想設法給她寄路費去叫她回來。但是從那以後，却始終沒有接到她的回信。後來根據各方面證明，她是死了。這些信的發表，一面是爲了紀念她的死，一面是說明她死的原因。

張忠慶吃能早飯，黏粥碗遞給了孩子他娘洗刷去了。他用手擦了擦沾在黃鬍子上的剩黏粥。從桌上拿起旱烟袋，裝好了袋烟，烟袋嘴剛插在嘴裏，第一口烟霧還沒吐出來。就聽得大街上吵嚷起來。他有意無意的就走出去了。

在丁字路口圍着一堆人，他看不出是誰和誰在打架，只看到兩個頭亂晃，三四隻手亂舞。還聽到一些憤罵的聲音：

「操你祖宗，欠錢不還錢，還要打人！」

「操你奶奶，我姓王的欠下一萬人的錢，就欠不下你姓劉的錢，你咬不了我的吊去！」

「青天白日，你不講理？」

「操你奶奶，誰不講理？有錢還錢，沒有錢還要命嗎？」

「操你祖宗，有錢還錢？到甚麼時候？今天已經是臘月初了。」

……

張忠慶聽到這聲音很熟悉。走到跟前一看，原來是東莊裏賣饅饅的孩子他姑夫

——劉新文。那個姓王的，就是有名的流皮王三硬。孩子他姑夫的臉上滿是血。王三硬的嘴裏也流出血絲。張忠慶趕快向前走了幾步，從人叢中鑽進去，一把抓着他姑夫的棉襖，急促的問道：

「他姑夫！他姑夫！你是怎麼的？趕快家去吧！爲的啥？臉上的血。——臉上……家去吧！」

張忠慶急燥的担心的拖着他姑夫往家走。他姑夫仍然掙扎着，揮舞着拳頭要去打王三硬，嘴裏的唾液和臉上的血交流在一塊，憤罵着：

「操你祖宗，講理不講理？吃了東西不給錢，要錢還要打人！」
勸架的人，也勸說他姑夫。

「不要再打了，趕快回家去，看看是那裏破了？你看滿臉的血，快過年了。」
張忠慶抓緊棉襖不放鬆。

「他姑夫，他姑夫，先家去吧！臉上……臉上……」

王三硬雖然是有名的流皮和硬種。但是這次打架，他自己也覺得理虧，勸架的人把他們拉開，他的嘴雖不甘心表示屈服，仍然對罵：

「操你奶奶，有錢還錢，沒有錢還要命嗎？」
他的腿却老實的站着，不再奔上去打人了。

兩個人打架，有一個表示沒有勁。那個又有許多人勸說，這架自然就不能再繼續了。他姑夫被張忠慶拖到家裏，被孩子他娘看見，可嚇壞了，瞪着眼認了老大一會，才喊道：

「噯呀！這不是孩子他姑夫嗎？臉上是怎麼的？噯呀！噯呀！怎麼的？」

張忠慶着急的說道：

「你趕快去弄水，給他姑夫洗洗，看看是那裏破了？快過年了，……要是受了風……」

孩子他娘一聽這話就往廚房裏跑，穿的襖，袖子很肥，跑起來，前後一搖一擺，像燕子似的飛進了廚房。

孩子他娘從廚房裏端出一盆溫水，放在他姑夫的跟前。他姑夫仍然氣的喘粗氣，彎下腰洗了洗臉。張忠慶和孩子他娘，都在臉上細心的察驗了一會，除了鼻樑上邊破了點皮外，滿臉都好好的，找不到很大的傷痕。才證明滿臉的血都是從鼻孔裏流的，張忠慶和孩子他娘才都放了心。張忠慶說道：

「他姑夫，到屋裏坐坐吧！你怎麼去同王三硬打架呢？誰不知道他是流皮，不講理……」

他姑夫擦乾了臉上的水，心平靜下去了，嘴裏也不喘粗氣了。和張忠慶一塊向

屋裏走，說道：

「他這份子賬，已經欠了半年多了，還是五月裏柳集唱戲的時候欠的，每次問他要，他都說沒錢，現在快到年了，誰家不結賬！我又去問他，他一點情理不講，還要打人。」

「一共欠多少錢？」

「錢是不多，一共十二斤饅饈，合六吊來錢。」

「你怎麼賒給他呢？他是分地無有，天天靠着耍流皮吃飯！」

「這也是怨我當時粗心，我想都是莊鄰鄉親的，誰還担不起十幾斤饅饈的錢，沒想到……」

孩子他娘這時候忽然插嘴道：

「他姑夫，你吃早飯了嗎？」

「我吃了，很早就吃了來的。」

張忠慶也說道：

「這才胡鬧呢？貪忙着說話，忘了問你吃飯沒有，不要虛嘖，（客氣意）咱家裏有現成的，早晨買的豆腐還有，煎餅還沒涼。」

「虛嘖甚麼，這又不是到別處，沒吃我就說沒吃，這是誰和誰？」

「孩子他娘，你去溫溫剩下的那黏粥，給他姑夫喝點熱熱肚子吧。」

「不用！不用！」

孩子他娘，兩個肥袖子又一搖一擺的，像燕子似的飛向廚房去了。張忠慶吸把了一袋烟，他知道他姑夫不吸烟，也就沒讓他。用手摸了摸黃鬍子說道：

「好鞋不踏臭狗屎，王三硬這樣的人，只有躲着他，和他打架，只有自己吃虧，他知道理是甚麼，我看這六吊來錢，不要也就算了，好在做買賣也不在乎這幾吊……」

張忠慶說着，看着他姑夫的臉。他姑夫像是思想着甚麼，還沒有說話，張忠慶又繼續的說道：

「王三硬也很可憐，五六年前還是六七畝地的人家，自己不正幹，又加上兵慌馬亂，越弄越壞，把地賣淨了，自己學成了流皮。」

張忠慶說着說着的，孩子他娘就把黏粥溫好端來了。他姑夫推辭了一下，也就不客氣的喝起來，張忠慶又問道：

「你今年的買賣怎樣？」

他姑夫趕緊往肚子裏嚥了口黏粥，抬起頭來向着張忠慶說道：

「不用提了，買賣是一年難做的一年，莊戶人家連高糧都喫不上口，誰還喫白

麵饅饅，糴麥子得現錢，買饅饅的要欠賬，……」

他似乎是怕黏粥涼了！又趕緊的喝了一口。

「今年的賬特別不好要，問幾家，幾家都沒錢，像王三硬還打人……」

「這也不知是怎麼的，人是一年窮的一年，錢是到處裏緊，我還欠了許多賬，白黑的都愁的睡不着。」

全國性的經濟恐慌，普遍的農村經濟破產，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的困難，其中的因果，張忠慶和他姑夫是很難了解的。

他姑夫喝完了粥，站起來說道：

「雖是挨了打，還得去催賬，我走了！」

「再盛碗吧！不慌！」

張忠慶和孩子他娘讓着讓着的，就把他姑夫送出了大門。

二

太陽走到西屋後邊，陽光還剩下些在東屋頂上。牛羊都下山了。張忠慶家的五個綿羊和一頭牛也回到了家。張忠慶把綿羊關在圈子裏，又把牛拴在槽上，急忙的替牠們抓上草，自己就站在一旁，摸着黃鬍子看。五個綿羊像一團白雪似的，擠在一個筐子周圍，不願頭的碰擊，咀嚼着草的甘味。在槽上拴着的那頭牛，像是感到

孤寂的悲哀，雖也勤快的吃草，却時常仰起頭來，兩個眼睛注視着天空，發出幾聲嗚叫！「哞~~~~~〇」

張忠慶對這些牲畜是十分愛護的。已經落了太陽，空氣增加了陰冷，他却始終如一的在一旁站着，看着這些牲畜喫罷了最後的一口草，才把牠們趕進欄裏。

他從園子裏往家走，在自己大門前遇見了三祥。這是他唯一的兒子。前邊的兩個都早死了。用一個藍包袱。包滿了書，紙，筆，石板，歡喜的跳躍着回家跑，一看見爺就喊：

「爺，學堂裏放年假了，明天不去了！」

「你的書都拿回家來了嗎？」

「都拿來了，你看！」

三祥說着跑到爺的跟前，兩手舉起包袱給爺看。爺的眼光隨便看了下包袱。他在頭前，三祥隨後，二人一塊走進了大門。

孩子他娘兩手端着一盆豬食，正要去喂豬，一眼看到三祥和他爺，就停住脚步說道：

「他二大爺在屋裏等你呢？」

張忠慶往屋裏走，他二大爺已站在屋門口了，是一個矮胖子，喜笑着說：

「喂牛羊去噠？」

「是，叫你等多耐了，坐吧，坐吧！」

「沒有，還是爲士林嫂那二十元錢，今天她又去找了我二趟，女人家的事，就是難辦，心小的和米粒一樣大。」

「我天天爲了這事發愁，本想早就還她了，手裏實在轉不過來，今年縣裏若不派餉，手裏也鬆緩些。」

「是，我知道的，女人的事是沒法講情理，她一個寡婦自己，有甚麼地方用錢，她要了去，還是向外放，她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我也知道女人是小心，她的錢我早就不想使了，有利錢那裏取不出錢來，到了這年間，糧食早糶沒了，還有那頭牛，和那五個羊，我想賣了，可是不成，牛得耕地，羊得集糞，沒有牛羊怎麼成。」

「我說忠慶，有利錢那裏取不出錢來。這句話你在十拉年前說成，現在是不成了，現在到處裏錢緊，昨天，有人從城裏來，各鋪號家家虧空，不用說發財，能夠支持門面的就不多。在這年間，就是十分利息，往那裏取錢去？我看王林嫂的意思，是嫌四分利息少，想長成五分利，你若是拿不出，可以先還她利息，再另寫一張契約，到來年春天再說。」

張忠慶聽完了這話，沉默的不說話，心裏打着算盤：

「五分利息，十元，一月就得五毛，二十元，一月就得一元，一年就得十二元的利息。」

他想到這裏那眉頭一縐，感到利息太大了，這樣下去，不到幾年就會窮到底的，他用手摸了摸黃鬍子，又想到了那頭牛和五個綿羊身上，却立刻搖了搖頭，把賣的念頭又打消了。

他二大爺不耐煩的說：

「你不必前思後想的了，你趕快定了，我還有事情呢，我要走了。」

張忠慶想一圈子又一圈子，却始終沒想出好辦法，最後忍着心痛說道：

「就這麼辦吧，我另寫一張契約。」

他二大爺走了，張忠慶送出了大門。

孩子他娘喂完了豬，正碰上張忠慶往回裏走，站在當院子裏對他說：

「這豬，你是甚麼時候賣呀？我實在喂煩了，多喂三天兩天的也不會多賣錢，要賣就早賣！」

「這豬，在我看頂少也得出六十斤肉，王英信來看過（是個殺豬的），才給八元錢，平常時候肉還兩毛多一斤，這算起來還不到一毛五一斤呢，這怎樣能賣的？」

張忠慶說着向屋裏走，孩子他娘要去做飯，走到廚房門口又說道：

「總得想法子賣了，過年的東西，家裏半點也沒買，也沒有一個錢。」

「我想了，賣不了，就自己殺了，趕集去賣肉，還能得現錢，賣給王英信說不定要欠着。」

張忠慶走進了屋子。這時屋裏已完全黑暗，他找着洋火點上燈，坐在桌子前邊，收拾了一下桌上的碗和筷子，隨便翻過流水老賬，一頁一頁的看着：

欠萬盛永雜貨鋪錢三十五吊。

欠張志永大洋三元。

欠王木匠工錢二十吊。

欠聚成藥店藥錢三十二吊六百文。

欠王鎮長大洋六元。

.....

張忠慶縳着眉頭，摸着黃鬍子看這些欠賬。他始終也想不通，自從爺娘死去以後，自己當家過日子十幾年了，總是一年比一年窘。承繼的六畝多地，已經賣掉了一半多，但是却沒享半點福，年年勞心勞力，儉吃儉用，秋忙時連個短工都不敢雇，一家大人孩子忙成堆，說到吃穿那更不用說，有鹹菜有葱就是好的，自己身上的

棉襖已經穿了三年……日子是怎麼過的？……。

「爺，先生明天走，叫學生都把學費送去，咱還欠一元。」

張忠慶正在看着流水賬默想。抬起頭看到三祥瞪着兩個眼睛站在桌子跟前。

「好吧，明天一早給先生送去！」

三祥一聽這話很快活的走了。

張忠慶又把眼睛放在流水賬上，當他看到下面這條大欠賬的時候，神情立刻變了：

取成順酒店大洋五十元。

下邊的小註是：四分利息。民團捐和鎗費用的。

他的心跳動着，煤油燈火也在他眼前跳動着。孩子他娘把飯收拾好，擺在他的臉前，他的胸口像是塞了塊石頭，很難下嚥，腦子裏許多「欠賬」來回的轉圈子。

三

年節像是熱油鍋，窮困的火把急劇的燃燒。時光無情的鞭子，驅使着成千萬的人跳進去，他們在不可忍受的悲痛中，拚命的掙扎，低微的呻吟，暴躁的怒吼。

張忠慶的眉頭時常的緝起，「欠賬」像是一條毒蟲，在他腦子裏轉了，又爬遍全身。他夜夜不得好睡，時常被可怕的夢驚醒。吃飯也吃得很少，臉上更看出消瘦

，黃鬍子也更現得黃粗，雖然還是常常的摸着默想，却始終打不出主意。

「還是到成順酒店和王掌櫃商議吧！」

最後他不能不捨着臉這樣決定了。

他走出大門，剛走到北胡同口，就聽到有人吵鬧。在王春江的大門前堆集着很多人。他明白這又是打架的。在年節前人們爲了錢項打架，本是件極平常的事。他的脚步却很自然的停留在王春江的大門前面。

「孩子他叔，你這王八操的，你殺了他吧！」

王春江的老婆披散着頭髮，在人堆裏跳躍着，用着第二個手指，像是要把對方的眼睛挖出來，滿嘴裏噴唾沫星子。

在她的手指所指的地方，是王春江的兄弟，小棉襖已經脫掉，皮肉在冷風裏變成青一塊紫一塊的。手裏拿着把切菜刀，瞪着兩個凶恨的眼，切菜刀在半空裏舞，嘴裏也怒吼着：

「王春江你今天不還我錢，我把你一家人殺個孩芽不留！」

王春江也姑在人堆裏。却沒有他兄弟那樣奮勇的精神，只是站着喊叫：

「你想賴我，十三吊錢，今年四月裏就還你了，我還欠你甚麼錢？」

「你還了我，甚麼時候？還了那個狗娘養的……你不講理？平心呵，王春江！」

「孩子他叔，你窮瘋了，你殺我們個孩芽不留，……來吧，先殺我，……你今天不殺我們個孩芽不留，你不是王家的子孫！」

這時有個雄壯的高個子，大約是李二，已把孩子他叔的切菜刀奪去了。並且給他拿過小棉襖來披在身上。

「天是這麼樣的冷，凍着呵！」

「是呀，有賬還愁算嗎？好好的說，快過年了，你們是親兄親弟，叫人家看了笑話！」

勸架的七嘴八舌的說。

「甚麼他娘的親兄親弟！好心好意的借給他錢，將一年了，要了要，說是還了，王春江，你平心，我們跪下對天盟誓！」

「我是四月十二還你的，那時你正吃着飯，孩子他婦子還守着，你想想，別窮瘋了！」

「你別放屁了，你平心！平心！」

「你們都消消氣吧，才十拉吊錢，又不是多。你們還是親兄弟，用得着這樣嗎？」

「今年倘若不是錢緊，就是再還他十三吊，也沒關係，我們是親兄弟，還便宜

了誰，可是我手裏空得很……」

「對呀，這才是當老大哥的說的話呢？他是兄弟，年輕血氣強，你不能和他一樣見識，他也許是忘了，說幾天就會想起來，你先到外邊消消氣。」

「春江嫂你也到屋裏去吧，孩子哭了。」

勸架的人先把王春江勸走，這場戰鬥算是停息了。張忠慶也混在裏邊勸了會架，現在也無事的走了出來。他想，這是甚麼年頭？兄弟也不成兄弟了。

他走進成順酒店。王掌櫃正坐在火爐旁邊，臉前擺了一個鹹鷄蛋二塊豆腐鹵和一壺酒，在自斟自飲。他是個很能幹的人，把許多錢放出去，在無形中把負債人的血吸盡了，負債人還認爲是替解除了困難。他待人又非常和氣，有時也給人些小恩小惠，因此在一般人的眼裏，王掌櫃就成了「好人？」。他一眼看到張忠慶進來，起得身來打招呼：

「快來吧，喝一盅！」

張忠慶眉上的縐紋伸展開，現出很和藹的神氣，趕快向前走了幾步，答道：

「請坐，請坐，不客氣！」

「這邊坐，小三拿烟來！」

「好，隨便，隨便，你倒有興致自飲！」

「不是，我是剛到外邊催賬回來，天氣很冷，喝幾盅熱酒暖暖肚子。」說着王掌櫃又坐在他的原地方。張忠慶坐在他的對面，王掌櫃又讓他喝酒，他因為剛吃過飯不想喝，王掌櫃也就不再勉強他，仍然是自斟自飲。小三拿了烟來，張忠慶吸着烟。

「今年的賬好催吧？」

「唉，不用說了，真叫人急死，十家就有九家落空，頭二年的時候，沒有錢，還可以要糧食，今年家家連糧食也沒有。」

「人民是窮到底了！」

「賣買是不能再做了！小三倒茶來！」

「不要客氣，我剛吃過飯，一點也不渴！」

「我跑了三四天了，一共才要了四五十塊錢，幾百塊錢的賬，這樣要法，到甚麼時候才能要完，天又冷，咱又沒有多人，都得親自出馬，這不叫做賣買，是叫活受罪！」

張忠慶注視的聽着，一面打算着自己的事情。

「也就是王掌櫃能幹！」

「能幹，可別提了，現在不是那幾年了，欠賬的比老爺還厲害，你去向他要錢

。比求他幫還難，說許多好話，把嘴唇磨薄了，也求不出錢來，現在的人心是不同了……」

王掌櫃一盅一盅的喝着酒，牢騷的說着自己的苦，張忠慶聽了，又把眉頭繃起來，心裏像吞食了黃連似的苦。他本來是想同王掌櫃商議，那五十元今年不還，並請他再放給他二十元，留下利息，剩下的他還還零碎賬。這一共七十元，都算成四分利息他使着。可是，聽了王掌櫃的這些話，看情形很難做到。

王掌櫃並沒覺察出對方的難處，仍然是向對方發洩他無窮盡的牢騷。

「來年，我的酒店是不想開了，我要向縣裏遞歇業，酒稅那麼重，糴麥子和高糧得用現錢，買酒的要欠賬，有多少宅田物業賠不進去，賣買是不能做了！」

王掌櫃又喝了盅酒，忽然抬起頭來注視張忠慶，思想似乎是很快的轉了個圈，態度却變得很和氣，轉了話題說道：

「忠慶，這話說出來，弟兄們現得薄氣。可是你也知道我今年的難處，實在是沒有法子，你使的那五十元已經到期……」

張忠慶一聽到這裏，心裏一跳，臉上一熱，沒等王掌櫃說完，立刻插嘴道：

「王掌櫃你說的那真話，你當初救了我的急，我怎能忘了，我今天來的意思，就是想同王掌櫃商議……」

張忠慶說到這裏，腦子一鈍，不知怎麼繼續說好。看着王掌櫃又要開口，他即刻又說道：

「王掌櫃的難我是知道的，可是王掌櫃是能幹人，五十六十的總好想法子。像我們這莊戶人，除了賣地賣糧食，那裏會來錢，那五十元，我左想想，實在還不上，我想求王掌櫃再加二十元，我算使着七十元，來年一開春我就賣地還上，不賣地是沒有法子！」

王掌櫃注意的聽着，想了老大一會才說道：

「我的難已經說了，倘若我手裏鬆寬，不用說還有利息，就是白借一年半年的，咱弟兄們還是外人，可是今年不同往年，錢實在緊……」

他喝了盅酒又思想了一會。

「忠慶，過幾天再看，若是我的賬催得好，那你就多使幾個月。可是四分利息太少，現在十分利息，都取借無門……」

張忠慶聽到這裏，事情雖沒得到圓滿結果，也總算有了通融，摸了摸黃鬍子，站起身來說道：

「王掌櫃，我走了，就是這樣吧，過兩天再來。」

「再坐吧！不慌！」

張忠慶走到自己的大門，正碰上三祥跑出來，一看到爺就高興的喊：

「爺，王四販了鞭炮來了，給我賣去！」

小孩子是不會體諒大人的心。

「多大歲數噠，還放鞭炮！」

張忠慶沒好氣的說了這句話，三祥看了君爺那怒容的臉，高興的心壓上了塊石頭。

四

「今天已經是二十三，再七八天就過年了，咱這豬你還不賣，要等到甚麼時候

？」

「不賣了，王英信是不再添錢的，八元錢還不到一毛五一斤，那有這樣便宜肉

？」

「不賣，自己殺，也到時候了！」

在吃早飯的時候，張忠慶和孩子他娘又說起賣豬的事來，張忠慶這幾天好像被「欠賬」壓糊塗了。孩子他娘又說道：

「已到了二十三，家裏還沒有買一點東西，三祥連個新大褂都沒有，新年怎麼見人？就是今晚上送息，也沒半斤肉……」

他停止了話，眼光射到院子裏，那棵小棗樹，安靜的落在那清明的陽光裏，有一個雄鷄站在矮枝上，伸長了脖子鳴叫。

「勾……勾勾……」

她又繼續的說道：

「今天天氣這麼好，就殺了吧，明天又是行柳鎮集，也能賣。」

張忠慶吃把了飯；說道：

「好，就今天殺了吧，那不用喂牠了。」

他說着就走出去去找王英信。走到王英信家裏，見院子裏已綁了許多豬。一個正抬到殺豬台上，正用着最後的氣力掙扎，叫出一種尖銳的刺耳的聲音。王英信一隻手緊握住刀子，另一隻手按住豬的頭，右腿跪在豬脖子上，矮子劉二在一旁幫忙。他把刀子對準脖子中央刺下去，豬是一聲也不叫了，也不能再掙扎了，只有皮毛在顫抖。血即刻流出來，王英信還怕牠不死，把刀子深深的往裏刺，一隻手完全染成了紅的，等到連顫抖也停止了，他趕快把蹄子上剝了個口，用挺杖伸進去各處串了就用嘴盡力的吹，至到把豬吹得很胖很胖的，才抬到沸水鍋裏把毛刮去，不到幾分鐘，一個漆黑的活豬，變成一個雪白的死豬了。

張忠慶在一旁看着，見王英信忙的這樣，也不好去和他說話，等到他忙完了，

才上前走了幾步，說道：

「你真忙呵！」

「張大哥，早來啦，沒有法子，掙幾個錢不容易，不爲年下，想多見幾塊錢還賬，誰肯這樣賣死力，你看還有那麼多沒殺呢？」

王英信說着，在自己油灰弄得極骯髒的衣服上擦了擦手，同時指着那些沒有殺的豬。

「這豬是誰的？」

「這是劉二哥的，那些豬也沒有我的一個，今年找是不賣肉了，替人家殺殺豬，見個五元六元的還還賬，來年再說吧，賣買不好做。」

王英信說着，就舉起手中的刀，向那雪白的豬肚皮上劃了一刀，豬腸子和屎包子立刻滾出來，他喊道：

「劉二哥，我看這豬就有分量，你看有三指厚的油，准有七十多斤。」

矮子劉二笑嘻嘻的說道：

「我就指着這豬過年呢，若沒有七十多斤，那可完了我了。」

這時張忠慶說道：

「英信，我那個豬今天也想殺，有工夫嗎？」

「你不是要趕行柳鎮集嗎？你就把牠綁來吧，就誤不了你明天趕集賣肉就是了。」

張忠慶回到家找了個幫手，把豬綁着送來了。

到晚上各處聽到些畢吧的鞭炮聲，家家都在辭皂了。孩子他娘好歹的也預備了幾樣菜，買了五百錢的黃表紙，燒完了香，把黃表紙點着，她跪在地上嘴裏咕噥着：

「皂王爺上天去，

有一言說一言，

有一句說一句，

好話多說，

壞話少說，

求皂王爺回來，

多帶福祿壽喜！」

咕噥完了，叩了幾個頭，張忠慶和三祥也跪在後邊隨着叩了頭。

張忠慶走出廚房，想到王英信家去，看看自己的豬殺了沒有，走到街上看着烏黑的堆集着一些人，並且噤噤咕咕的說着話，他走向前去一聽。

「傷的不重，可也不輕！」

「五六十元，一塊也沒剩下，都刮去了。」

「每年到了這時候就緊，黑路是走不的！」

他再仔細一打聽，他的心制不住的跳動了，原來是成順酒店的王掌櫃出去要賬，因為回家天黑了，走到三里堆被匪人刮了。他不想先去王英信家了，於是走向王掌櫃家去。

他走進了王掌櫃家的大門，就聽到女人烏烏咽咽的哭聲。他安靜的走進了上房，一盞暗淡的煤油燈放在床頭上，王掌櫃正躺在床上呻吟，一個沒血色的臉，在燈光的閃爍下，更顯得蒼白可怕。他的老婆坐在一旁，見張忠慶來了，趕快停止了哭聲，用襖袖子擦眼淚。

這時王掌櫃似乎聽到了人動靜，頭轉了轉，無力的瞪起兩個眼睛，看着張忠慶說道：

「是你來了，哼……哼……」

「王掌櫃，傷的怎樣？」

「不要緊，匪人沒有鎗……哼……使刀砍了一下……哼……請坐……」

張忠慶坐在靠床的一把椅上，把眉頭繃起來，用手摸着黃鬍子。注視着王掌櫃

的臉。

「五六十元，都刮去了……哼……我認的一個……他……哼……」

「傷的那裏？」

「傷的肩膀，疼……不要緊……」

匪人的恐怖，傷的痛苦，都不能使他忘掉錢，他強打精神的說道：

「我這個樣……你那五十元，……哼……我不能再催賬……哼……過不去年……」

張忠慶一聽這話就明白，說道：

「王掌櫃你放心，我不能叫你做難，你遭了這事，我自然得把五十元和利息都還上。」

張忠慶又坐了一會，覺得無話可說，就起身告辭了。他走出王掌櫃家的大門，臉前一片黑，各家的狗時時驚恐的吠着，他摸摸索索的又走向王英信家的大門。

五

清晨很早很早的張忠慶就起來了。天是陰着，屋裏還黑得認不清東西，他把孩子他娘也叫起來，趕快替他做了早飯。他吃把了飯，就收拾停當，挑着豬肉趕集去了。

他剛走出莊頭，就遇上王四也挑着鞭炮去趕集。王四是個大個子，身體也強壯，挑着一担鞭炮像是挑着空担子一樣，一點也看不出辛苦的樣子。他喜笑的對張忠慶說道：

「張大哥趕集賣肉去嗎？咱們一塊吧！」

「好，今年的鞭炮價錢怎麼樣？」

「賤貨裏和前幾年差不多，就是貨很難下，昨天我去趕了個店子集，六十多塊錢的貨，才賣了七八毛錢。」

兩個人都挑着担子，一前一後的緊跟着向前走，担子在肩上的起落和脚步的快慢非常調勻，王四雖沒覺怎樣，張忠慶却已出了滿身汗。王四忽然問道：

「張大哥，你知道成順酒店王掌櫃的事嗎？」

「我知道，他昨天晚上被劫了。」

「這事情，人家都疑心王三硬呢？我們雖然是一王，我是不贊成他，憑着一個男子漢做甚麼掙不出飯吃，幹那樣丟臉的事……」

張忠慶沒有言語，王四把担子從左肩上換到右肩上，又繼續說道：

「凍死迎風站！餓死不出聲。實在沒法活下去了，就他媽的吊死，也不能當強盜，活着沒法見人，死了也得下油鍋爬刀山。王掌櫃的爲人不錯，我這販鞭炮的錢

，也是取的他的，雖然利息大點，……」

張忠慶一聽這裏就插嘴問道：

「多少利錢呵？」

「一共是六十元，說的是到年二十八交錢，算使一個月，交四元錢的利錢，合五分多些。」

他們的莊離行柳鎮集只有七八里路，兩個人脫着話，不知不覺的走到了。

張忠慶挑着担子走到猪肉市裏。看到矮子劉二已先到了。兩個人打了個招呼，他就把肉擺出來，抖起精神，拿出笑臉預備做買賣。

天仍然是陰着，冷風雖不大，吹到身上却會使人打抖。但是來趕集的人，却没有因天冷而減少，賣白菜葱的，賣香表的，賣粉皮鹹魚的，都比平常增多了十幾倍，賣猪肉的更不用說，兩列的排着，有百多步長，大小塊的充滿了眼睛。來趕集買東西的人也漸漸增多，男的女的，挎着筐子人擠人的走。

張忠慶抖着精神裝出笑臉，摸着黃鬍子，注視着在他臉前經過的一切人。若一個人少微一停留，瞥一下他的肉，他就趕快笑着說道：

「看看吧，咱的肉成色又好又便宜。」

那人却連理都不理的又往前走了。有的也問一問價錢。他無論說的怎麼公道，

買的人總是嫌貴，搖一搖頭又走去了。

鞭炮市和猪肉市緊靠着，因此他可以時常看到高個子王四，搖晃着頭，揮舞着手，放着鞭炮，撕破喉嚨似的喊叫，和他的同行競爭。

「你也放俺也放，誰家的鞭炮和雷一樣！」

吧拉：吧拉：暴：暴：吧拉：……暴。

「十六的大姐剛出門，你看這貨緊不緊！」

暴：暴！

「東邊有西邊有，來聽咱這花炮的大振頭！」

暴！

「那裏拿那裏放。王八羔子才賣兩樣！」

吧拉，吧拉，……。

「騙了眼騙不了耳朵，聽聽這貨錯不錯！」

張忠慶沒有心情看那鞭炮市的熱鬧。忽然有個老婆，身上的衣服很破爛，挎着一個破筐子，走到他的前邊問道：

「你這肉多少錢一斤？」

他趕快笑着答道：

「老太太買吧！咱不能多算錢。要多少？」

「我買不多，我這裏有十個大子，你看着給我點，我的兒在外當兵沒來家，我這個孤苦的老婆子，不能不敬神，你算行好多割點給我！」

老婆說着話就向腰裏摸，摸了老半天摸出了一塊很髒的藍布，又解了老半天才現出了十個大子。遞給了張忠慶，張忠慶很做難的割了手掌大的一塊肉給她。

「你行好，我的兒沒來家，……再添點吧！」

「老太太這就五兩多了，不能添了。」

老婆剛走。有個乞丐就走過來，兩手拿着兩塊牛骨板，上邊繫着小玲瓏，一面相擊一面唱：

「掌櫃的你發財，

賣了豬肉掙了元寶來……」

光瑯瑯，光瑯瑯……。

「你這豬肉真是好，

無論那家也比不了……」

光瑯瑯，光瑯瑯……。

張忠慶很生氣的說道：

「快走吧，下午着，還沒賣錢！」

那乞丐仍然打他的唱他的。

「掌櫃的你別生氣！」

給俺個銅子是小意思……」

光瑯瑯，光瑯瑯……。

「給俺個錢俺就走，

免得掌櫃的你發愁……」

光瑯瑯，光瑯瑯……。

張忠慶哭不的笑不的，急的沒有辦法，最後從剛才買的十個大子中，拿了個恨恨的往地上一拋說道：

「快走吧！」

那乞丐勝利的笑着，拾起銅子走向別家去了。

張忠慶很奇怪，那麼多的人來趕集，買肉的怎麼會這樣少，他看了看矮子劉二，臉前擺的那個整個的豬也沒開一刀。他正在胡思亂想，有個穿皮襖戴皮帽子的人停留在他的臉前，後身還跟隨着個用人，他一看模樣，就知道是個財主，是個好主顧，趕快裝出笑臉說道：

「咱這肉也好也便宜，先生稍着幾斤吧！」

「多少錢一斤？」

「人家都是二毛二，咱算二毛！」

「那裏有二毛二的價，少了成嗎？」

「先生，好說，買幾斤？」

「一毛六成嗎？」

「那還不夠本呢？」

他一說出這話，那人就要走，他感到很大的恐慌，連忙說道：

「先生，再添添，這個價實在賣不着！」

那人又翻着肉看了看。一毛七一斤，就買了十五斤。張忠慶雖然感到賤賣的心痛，但看着矮子劉二的肉仍然沒開刀，心裏也有些快意了。

這時又走過一個穿皮襖的，帽子却不是皮的，而是灰色的禮帽，後邊還跟着個區公所的人。張忠慶以為又是來了好顧主，趕快裝出笑臉忙說道：

「咱這肉捨本賣了，先生要多少斤？」

那人却不理他，態度裝得十分嚴肅，挺着肚子，現得很驕傲的神氣說道：

「納一元錢的捐！」

張忠慶聽到這話嚇了一跳。臉上的笑容立刻消失，說道：

「先生，過了十三集就亂市，賣一切東西，不是都不納稅嗎？」

「這不是稅，是特別捐，我們是城裏派來的，我們有公事，人家都納了，你別找麻煩！」

那人說着，現得很不耐煩的樣子，後邊的兵也向前湊。張忠慶看情形不納是不成，就忍着心痛把剛賣的錢交了那人一元，那人從懷裏拿出一個簿子，從上邊撕了張紙給他，他也沒看是甚麼就塞到腰裏。因為這樣的事在集上是常發生的，不足為奇。

天更加陰沉了，冷風也比先前吹得緊。空中飄着幾片雪花。張忠慶心裏怪苦味的，仍然耐着性子企望把豬肉賣淨。他把兩隻手交插在袖筒裏，黃鬍子上黏住的鼻涕水也結成了冰。

他正在疑神的注視着來往的人，一陣可怕的驚恐的聲音，從鞭炮市裏傳來。聲音大的幾乎把他的耳朵都震聾了。

吧拉……暴暴……吧拉……暴……

暴暴……吧拉……暴暴……吧拉……

他抬起頭向鞭炮市裏看，那裏是烏烟瘴氣，火藥和硫磺的氣味即刻聞到了。

「鞭炮市失火了！」

他卽刻就了解這會事了。他担心的翹起腳來去尋視王四。鞭炮已經不響了，在遺留下的烏烟瘴氣裏，他模糊的看到一個高個子被幾個區公所兵亂打着，並且可以聽到兵的怒罵聲：

「媽那比的，爲甚麼不小心！」

他知道那一定是王四了。

「燒了四張桌子！」

過來的人，像是看了一件很可觀的事。似乎還嫌燒的太少，沒有滿足自己的眼福。冷笑的傳說着。

不一會，王四担着空担子經過他的臉前，臉上還有被打的傷痕，露着絲絲的血跡。他很同情的問道：

「怎麼着嘍？」

「一個也沒有剩！」

像王四這樣人，眼中也充滿淚了。

六

「王掌櫃的五十元不還是不成嘍！」

年

「那裏弄錢去？」

「別有甚麼法子，只好把那頭牛賣了。」

「賣了牛，開春怎麼耕地？」

「現在就過不去，還顧得將來！」

下了一夜雪，却不很大，院子裏也不過有二三指厚。現在還沒有晴，張忠慶昨天的肉只賣了一半，今天本想再去趕集賣去，因為下雪不能出門了。因此就坐在屋裏和孩子他娘商議，怎麼還王掌櫃的錢。

兩口子正在說話，王掌櫃的大兒來了。張忠慶急忙站起來打招呼：

「少掌櫃的來了，屋裏坐，老掌櫃的好了嗎？昨天趕集回來的很晚，也沒過去看看。」

「不要緊，現在止痛了。」

少掌櫃的站在屋門口並不想坐。

「少掌櫃坐坐吧，一定是爲那五十元吧？」

少掌櫃點了點頭，張忠慶又繼續說道：

「剛才我還同孩子他娘商議，掌櫃的錢年前一定還上，明天我就趕集賤貴的把牛賣了。……」

少掌櫃的插嘴道：

「俺爺說，明年的買賣不想再做了。今年所有的欠錢都催上來，你的五十元，還有王四的六十元……。」

張忠慶聽到這裏，急忙問道：

「王四的鞭炮，昨天在集上失火燒了。你還不知道嗎？」

「我知道，誰管那個，又不是俺叫他燒的。」

兩個人沈默着。

「王三硬跑了，你知道嗎？」

少掌櫃忽然這樣問。使的張忠慶莫明其妙。

「爲的甚麼，快過年了。」

「現在的人是沒有一個有人心腸的，王三硬俺爺待他多好，沒有吃的家裏去拿煎餅，常常借過一吊兩吊的，也沒人問他要過，二十那天他向酒店裏要借二元錢過年，俺爺沒借給他，他生了氣，就約了人，在路上劫了俺爺。」

「老掌櫃的事是他幹的嗎？昨天在路上王四說，我還不信，真是！」

「不是他會有誰呢？外人怎麼會知道俺爺出去要賬，又正是那時候回來呢？現在他自己也覺心驚嚇跑了。」

兩個人又沈默着。

「明天二十六，二十七你把錢送去吧！」

「明天賣了牛，晚上我就送去。」

少掌櫃的走了。張忠慶站在院子裏，縐起眉頭，用手摸着黃鬍子，苦惱的打着算盤。但是無論怎麼打算，牛羊是非賣不成了，要想把欠賬都還上光牛羊還不成，必須再典上半畝地，將要破產的恐怖襲擊着他悲痛的心。眼前一片漆黑，無力的坐在身旁的一塊石上。

「我的老天呵！俺怎麼過呀……」

忽然很刺耳的聽到了女人的哭聲。他正在凝神，想仔細的聽聽哭聲是從那裏來的，三祥喘着粗氣跑回家來了。一進門就喊：

「爺，王四吊死了！」

娶媳婦

王光勤正在家裏修理那張破鏝。因爲他已經和張忠興王老二陳小桂……那一夥子約好，明天就起始打伙掘地。一陣鼓樂啦叭聲，隨着柔和的春風送到他的耳朵裏，他立刻就想起，今天是黃道吉日，趙財主家的三兒子娶媳婦，他把鏝放下，揩了揩臉上的汗，走出自己的破大門，向有鼓樂啦叭聲的那邊走去。

在趙財主家的黑油大門前面，擁滿了男人和女人，女人比男人多一半。劉二傻子媳婦也在那裏，今天穿的更鮮豔，在人叢中，第一眼就看到她像春風中的一枝花。她的綽號叫潘金蓮，這綽號的來意，說是她男人像武大郎，倒不如說她本身就像潘金蓮恰當。因爲武大郎並不傻，劉二傻子也不矮。

王光勤走到趙財主家的大門前，在人羣中，他看見了王老三，王老三的眼光也正射在他的身上，互相笑了笑，他走到王老三的跟前，兩個人相並的站着。

「你看潘金蓮……」

王老三似乎是咬着王光勤的耳朵，低聲的提示王光勤注意。

王光勤一聽到這聲音，頭一轉，向西望去，見潘金蓮笑嘻嘻的眯着兩個眼睛，

注視着某個東西，王光勤順着他的眼光尋找，一下子就看見了趙財主的大兒子趙清傑，滿佈着酒疵的臉上也正閃爍歡笑和紅光。

「操他姐！」

王光勤看着很有趣，還未轉回頭來，就聽着王老三的罵聲，他即刻轉回頭來笑着說：

「咱們管這個做啥！」

忽然聽到幾聲很驚耳的鑼響，兩人向東邊望去，一些紅綠大旗在空中飄揚。披着五彩的鼓手，吹打的特別有勁，搖擺着身子像是都喝醉了酒。後邊兩乘五彩花轎，一起一落，彩球游游盪盪的向這邊走來。

「花轎來了！」

小孩子高興的吶喊。大人們也伸長了脖子，翹起脚尖張望。一時忘掉了平日的辛苦，一些污黃的牙齒閃爍在笑影裏。

一陣畢畢巴巴的鞭炮聲，在花轎前面亂響，火藥的氣烟瀰漫在人叢中，人們却沒有堵起鼻孔來。

花轎落下了，人們一窩蜂似的圍上去。

紅氍鋪在地上。

「拜花堂了，拜花堂了。」

小孩子們又叫嚷起來。

新郎走在前面，是一個十三歲的孩子，穿着一身極華麗的衣服，臉上羞羞慚慚的。

新娘從花轎裏出來了，頭上蒙着紅頭布，身上穿着一身大紅，兩個架新娘的姑娘，插的是滿頭紙花，穿的衣服也十分鮮麗。

「新娘的個兒不矮！」

「兩隻腳有點大！」

「臉兒不知什麼模樣？」

「新郎太年輕了！」

兩旁的男女嘖嘖咕咕的談笑着。

王光勤和王老三也擁在人叢中隨着往裏走。

鼓手們這時吹打的更起勁了，鼓起兩個腮膀來，搖擺着頭，吹出各種各樣的花調。清脆抑揚的樂聲，在新郎新娘的慢步裏繞圈子，使人感到新郎新娘是無限的幸福。

在當院子按排了香案，這是拜天地了。趙老爺挺着大肚子，笑哈哈的站在香案

一旁。

王老三忽然向王光勤說：

「你看，趙財主的二太太……」

王光勤向東屋門前看去，有一個二十二三歲的女人，在那裏擦淚，他奇怪的

問：

「她是怎麼的？辦喜事怎麼哭？」

「還不是爲了鷄巴的事，……」

王老三說完這句話，像是感覺失了言似的，頭轉着圈子看了看周圍的人，也不再往下說了。

隨着又是一陣鞭炮聲，壓下去了一切動靜。

新郎新娘入洞房了。

人們像海潮似的向新房裏擠去。

「噯呀！踏着人了！」

「瞎眼睛的！」

「不要再擠了，快把屋擠塌了。」

……

各種各樣的吵雜聲，轟動在新房的前面。

在平日，人們是很少機會來趙財主家的院中的，所以今天的人特別多。

「死娘養的，可把我擠死了！」

忽然一聲尖叫，在雜亂的聲中，聽得分外清楚。王光勤向前面一看，原來是潘金蓮，帶笑的用手掌打在一個年輕的人身上，那年輕人是陳小桂，也正在嘻嘻的
笑。

王光勤立刻又把頭轉向新屋去了。新娘的紅頭布被新郎拿去了。他翹起腳伸長了脖子，在許多人的頭縫裏，看見了個粉紅的圓臉，兩個眼睛向地上注視，樣子羞答答的，不用說，就是新娘了。

「一個很體面的新媳婦！」

王光勤心裏想，還想翹起腳來再多看幾眼，却被王老三拖走了。

二

太陽剛壓山，王光勤就回到家來了。

今天他在坡裏做活非常的沒有勁。

他的家很簡單，四塊破牆圍着三間半北屋和一間草棚，人只有他一個，他本來還有個老娘，去年冬天生病死了。

自從他老娘死了以後，他就感到了一件很別扭的事。無論是風雨陰晴，自己在坡裏忙的什麼似的，還得早回家來做飯吃。若是自己不做，就得餓肚子。並且一出去就得鎖大門，這也是很不放心的。

因了上邊的原故，（自然還有別的）他十分需要娶一個老婆來幫忙。這事情在他老娘死去的三五天，他就感覺到了，但是因為娶個老婆，並不是像財主家那樣容易，想了想也就算了。

今天他看了趙財主家的喜事，又把心事勾引起來了。自然，他沒有那麼大的幻想，娶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也辦一個熱熱鬧鬧的喜事，他只想能找一個女人替他看家做飯吃幫他種地。

他回到家來，自己用爛高糧摺燒了壺開水，泡了二個乾煎餅，在北屋前邊的一塊石上吃飯。溫和春風的吹來，使他混身感到輕鬆，從輕鬆裏又感到另一種滋味，這滋味並不是從今天才有，他是時常感覺到的。可是今天特別有力，有點使得他心跳了。

「一個老婆！」

他幾乎喊出口來。

他今年三十二歲了。沒有老婆，沒有人看家做飯，沒有………。

按他的家產來說，也很可以有個老婆的。連山地加在一塊，足有二畝。春秋兩季還可以給財主家做短工，見個十吊八吊的，每年的糧食很夠用。是的，應當娶一個老婆。

他吃完了煎餅，喝着白開水在那裏想。

他忽然看見在草棚前邊，一個公鷄飛在牡鷄的身上，展開兩個翅膀，鷄冠子現得血紅，在那裏……。

他的心又跳動起來了。

天黑了，公鷄和牡鷄一塊宿了窩。一個黑暗寂靜的家，只有王光勤自己。收拾了一下那些亂柴火，心神不安的走進了那兩間半北屋，躺在炕上，怎麼也睡不過去。

「一個老婆……」

這思想像小車輪子似的，不停的在腦海中旋轉。在高糧糶做的頂棚上，老鼠追跑的聲音，和吱吱怪叫的聲音，他聽得非常清楚。他立刻想到這一定是公老鼠和牡老鼠在那裏……。

他越想越不能睡，翻轉了一下身子，手正摸在冰涼的窗台石上。

這時一陣喇叭聲，忽然從窗外送來。這是趙財主家的鼓手唱夜戲。

他想：「我爲什麼睡的這樣早？到趙財主家去聽點鼓手戲不好嗎？」

他想着，立刻從炕上爬起來，把門鎖上，向趙財主家的大門走去了。

他剛走進趙財主家的大門，鼓手戲就不唱了，他正在奇怪，忽然看見王老三了，向他問道：

「老三，天還早，鼓手怎麼不唱了？」

「裏邊打起架來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趙老爺打姨太太。」

「咱們去看看不成嗎？」

「不成，不成，我還有事呢！」

王老三說着就走了。

王光勤走進了趙財主家的院子，許多保險燈照得明晃晃的。在正房前面，擁擠着各種各樣的人，他擠在人叢中就聽到：

「他媽的，我非挨死她不成！」

王光勤從人叢中看見了趙老爺，像個肥狗熊似的，嘴裏流出白沫，喘着粗氣。

「不要生氣了，今天是大喜事，這成什麼樣子，過兩天再鬧不好嗎？」

有一個穿得很整齊的人在一旁勸說。

「他二叔呵，你是不知道，那小媳婦，一買了來，就恨不得俺一家人死個淨，……你看，今天是大喜事，我的兒子娶媳婦，她看着生氣，就在屋裏哭，我好心好意的去說她，叫她不要這樣不懂人事，她不但聽，還和我拌嘴，他二叔呵，你看這小媳婦：……」

說話的是趙老爺的大太太，指手畫腳的，她又向趙老爺說：

「你這個老不該死的，今天你不給我把那小媳婦砸死，也得給我趕出去……不，我是不活了，……我的兒娶媳婦……她……」

趙老爺怕大太太，莊鄰鄉親是都知道的。

「不要再鬧了，喜客還沒散，這成什麼話！」

「對了，大喜事，要圖吉利的，不要鬧了。」

「他二叔，他三大娘，你們那裏知道，那小媳婦不想俺老少的好……」

趙老爺的大太太和姨太太不和，常常吃醋打架，本來是家常便飯。因為姨太太是從城裏買來的下女，大太太根本就拿她不當人，時常虐待他，姨太太却不是好吃虧的。

今天是因為，過這麼個大喜事，趙老爺連兩件新衣服也沒給姨太太買。一天來

，她流着眼淚就不高興，這一場亂子始終在晚上爆發了。

他二叔和他三大娘把趙老爺和太太都勸住了。

人們也散開了，有的仍回到新娘屋裏去看新娘，有的走回家去。當王光勤剛走到大門時，還聽見北陪房裏，傳出嗚嗚咽咽的哭聲，和聽不清的一些咒罵語。不用說，那一定是今天晚上受了委屈的姨太太了。

三

「三月裏來桃花開，

奴家的情郎叫張三，

他待奴家實在情意好，

趕集上店買東西來，

鷄魚肉麵一大堆，

還有二尺花布做繡鞋，

.....

在田地裏，王光勤那一個子正在掘地。陳小桂高興的唱小調，幾張鋤頭，一起一落的在太陽中閃光，黃黑的硬土，一塊一塊的變成鬆軟，這些鬆軟的土，將來會成長寶貴的食糧，慰貼這出力人的心，使出力人感到無限的快活和希望。

「小桂，你這小子不用樂，我看你不幾天就會有災難！」

張志興揮動着頭，笑着向陳小桂說。

「老子，怕那個！」

陳小桂停止了飯，用手拍着胸膛，翹起那個大母指。

說起陳小桂，真是個可愛的小夥子，二十來歲，臉上無疤無癩，長得很體面，又有一身好氣力，做起活來不知道辛苦是什麼。就是有一件毛病，好同女人這個那一個的。

「我說你是不聽，後來皮肉吃了虧，就知道咱的話有靈驗。」

張志興擦了擦臉上的汗，又繼續的說：

「誰家的女人你幹小的，偏想潘金蓮。你知道她現在靠上了誰？老虎嘴裏搶肉吃，還不是自送死嗎？你小心點……」

「怎麼？趙清傑去的，咱去不的？」

「你有人家那麼大的身分和勢力？」

「有身分有勢力的抱着一大堆？咱們就得打一輩子光棍？……趙清傑家裏又沒有老婆？」

「傻小子！還是活的年歲少，還還用着說了嗎？自古以來就是這樣。」

張志興的話似乎還沒說完，王光勤忽然插嘴道：

「小桂，你叫你爺給你正式娶個老婆不好嗎？」

張志興一聽這話又接着說道：

「娶個老母狗也不會那麼容易？娶他嫂子，正正化了三百元，欠趙老爺的債，到如今都沒還清，把他爺愁的什麼似的，今輩子也不想再替小桂娶老婆了。」

一時沈靜，幾張鐵頭一起一落的在陽光中閃光。每個人，身上都像落了雨似的流着汗。

「咱們歇歇吸袋烟吧！」

王光勤這樣說，別人也同意了。

他們走到地邊的那棵柳樹低下，找了石塊坐下，打起火來吸烟。柳枝被風吹得搖擺，小鳥在樹枝間唧咋亂叫。

張志興吸着烟又向陳小桂說：

「你是年輕，還不知天高地厚，你不要拿潘金蓮當好人，劉家的大牛不是叫她害的嗎？買吃買穿，把二畝地賣淨了，沒法混，才出外了，養漢浪老婆心眼沒有一個好的。」

陳小桂拿這些話當耳旁風，一點也不注意。

王光勤忽然向陳小桂問：

「潘金蓮怎麼會熱了你？」

陳小桂又把大母指翹起來。說道：

「這可不是吹牛屁！」

張志興有些帶氣的說道：

「潘金蓮不但愛錢，也愛年輕的小夥子！」

他說完了這話，眼光無意的射在王光勤的身上，心機一動，立刻想起了一件事。

「光勤，你應當娶個老婆了，家裏又不是養不起，你早就該找一個媒人……」

張志興剛說到這裏，王老三就插嘴道：

「娶個熊老婆幹什麼？一個人多自在，自己吃飽了，一家人不餓。無牽無掛，愛幹就幹，沒有老婆就想老婆，娶上個老婆，養上一窩子小孩，大的要吃，小的要穿，日子就沒法混了。」

王老三還沒說完，張志興就不服氣的辨道：

「照你的話，人就完了，你不娶老婆，他不娶老婆，地上斷了種，人也不用活了。……人也不能光有年輕，老了不能動了，若沒有兒女養老，就得凍死餓死！」

……」

王老三說道：

「我不信，像咱村的劉興祥，也有兒，也有閨女，今年冬天就凍死了。」

「誰和你抬槓。像那樣不顧爺娘的兒女有幾個，一千裏也找不到一個。」

張志興不願再同王老三抬槓。又轉向王光勸說道：

「光勸你真得娶個老婆了！」

「娶是早就想了，沒有合宜的。」

「自要留心打聽，總有找頭的。」

這時忽然聽到陳小桂喊道：

「趙大叔往那裏去？」

大家轉過頭去，向大路上看，走來的原是趙雲茂，是趙老爺的老家。因年輕無主意，吃喝賭嫖，把田地賣了個淨。現在却學會了一身江湖木事，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，又是趙老爺的狗腿子，莊裏人也對他另眼相看，因此，雖是一分地沒有，也能夠混得一身吃穿。他笑嘻嘻的向這走來，別人都向他打招呼：

「來坐坐吧，要往那裏去？」

趙雲茂走到地邊坐下了。他說道：

「你們有水嗎？我想到柳古莊的親戚家去！」

陳小桂遞給他一碗飯湯喝着，他又問道：

「今年的地好掘嗎？」

「好掘是好掘，就是有點乾！」

王光勤回答了這話。陳小桂說道：

「你給王光勤找個媳婦吧！他很想的……」

「行行行，自要有機會，……哈哈……」

趙雲茂笑着，看了看王光勤，王光勤也笑着說：

「你若能夠費心，那我請喝酒！」

「當然，當然！」

趙雲茂說着說着站起來走了。

剩下的人，看了看天色已經不早了，幾張饅頭又一起一落的在太陽中閃光了。

四

過了三天。

王光勤從炕上起來。按經驗，屋裏早就該亮堂堂的了。今天却昏黑的看不清東西，他摸索着穿上襪子和鞋，走到屋門一看，天上濃密密的烏雲，眼看就要下雨了。

他趕快把西牆抹乾，昨天晒的那些亂柴火，堆起來抱到草棚裏。這時，小小雨滴已落着了。他走進草棚把鍋爐點着，自己做飯吃。外邊的雨越下越大，零亂的雨滴連接成雨線，在地上擊得嘩啦啦的響。

「春雨貴如油！」

他想到地裏剛播上的種子，遇上這場好雨，青苗很快的就生長出來，不幾天滿野都是青綠，人人的心裏都是歡喜。

雨聲嘩啦啦的繼續不停。

他把些高糧米麵放在鍋裏，又卽速往灶裏填了把火，不一會，飯也就做熟了。他吃完了飯，把鍋碗洗了，獨自的走到北屋門口，找了板凳，坐下吸煙。

雨有時大有時小，仍然下個不停。

「一個老婆！」

這事情他又想起來了。

他的心突突的亂跳。抬起頭來，看到牆上貼的那幾張年畫，一些女人和小孩子，都笑哈哈的向他睜着可愛的眼睛。

「無論如何，得娶一個老婆！」

自己勸自己似的，打定了主意。

他吸着烟，沈默的在思前想後。在隣人的屋脊上，忽然現出一線鮮豔的陽光，雨水的細滴，在他眼前跳動，他向天空一望，灰白色的雲匆匆的向東跑，露出了一片一片蔚藍的天，雨是停了，院子裏集留着靜靜的雨水。

他實在太悶了。把大門鎖了，走了出去。

街道上的水像小河似的流，有許多孩子，掘了許多泥土，把水流堵起來，成了一灣灣的。他們又用高糧搭製了些船樣的玩意，放在水面上飄飄搖搖，在那裏高興的歡笑。

王光勤在泥水的道上，尋找着比較乾硬的腳蹤，走向趙四爺的閒房子去了。

趙四爺是趙老爺的老家，是依勢欺人的能手，專靠欺騙詭計喫飯。他在這閒房子裏開了個賭場，每月的彩錢進的很不少。——這房子是人人都可來的，有錢的賭鬼，當然更歡迎。可是，閒着去看看熱鬧的人，後來變成賭鬼的非常多。

王光勤走進趙四爺的閒房子，就看到四個人正在那裏打馬將，裏邊還有王老三，哭喪着臉，看樣子就知道是輸了錢。他也沒向他打招呼，就走向裏面去了。

趙四爺看到王光勤進來，說道：

「裏邊坐，裏邊坐！」

態度現得十分和氣。

王光勤感到有點慌張，他平時雖也有時到這裏玩玩，却很有主意，從來沒賭過錢。因此趙四爺在他身上無利可取，也就對他十分冷淡！今天忽然對他這樣和氣，使他無法答話了。

「噢，噢，噢……」

他嗅嗅的只是點頭。

趙四爺又和氣的帶着笑容，說道：

「裏邊坐，喝茶！」

王光勤不自然的走進裏房，一看趙雲茂坐在椅子上喝茶，他笑哈哈的站起來，說道：

「我正想要去找你，你來的正好。」

王光勤聽到這話，有點發忙，立刻問道：

「有什麼事？找我！」

趙雲茂又哈哈的笑着說道：

「你不是想娶個老婆嗎？」

王光勤一聽這話，心像塊石頭似的才落地了。趙雲茂又繼續的說：

「我那天往柳古莊看親戚，把你的事情就記在心裏。到了柳古莊，我和親戚喝起酒來，就打聽他莊裏有沒有這樣合宜的人？……」

「碰紅中，三番，滿貫了……」

外邊忽然一陣轟動的聲音，打斷了這邊的談話，接着又是一陣洗牌的聲音。趙四爺遞給王光勤一碗茶，也說道：

「光勤，你真應當娶個老婆了，一年一年的老了，後來想娶也不成了。」

趙雲茂趕快插嘴，繼續的說：

「真巧極了，他莊裏有個寡婦，死了男的才三四個月，連個小孩也沒有，二十四五歲的年紀，家裏沒有親祖也沒有人管她，家裏窮的很，不能守下去……」

王光勤聚精會神的靜聽着。

「我因為這件事，多在那裏住了一夜，女人我是見到了，很體面很好，脚不大穿的衣服很乾淨，聽說，粗活細活都是好手……」

「娶這麼個女人纔有福呢！」

趙四爺又插了一嘴。

「就是那女人……」

趙雲茂想說却又停止了，想了想纔說道：

「她家裏很窮，她男的生病吃的藥，和死後出殯化的錢。都担在她身上，所以……娶她得化錢。」

王光勤問道：

「得多少？」

「據她莊的人說，頂少也得二百元，我想，王大哥你若是有真有意，我去托我那親戚。我那親戚在莊裏是有頭有臉的人物，一定可以少化幾十元。」

趙四爺等聽雲茂說完，說道：

「就是二百元也不多，你沒見陳小桂他嫂嗎？又瘦又黃，像個病包子，什麼也不能作，還化了二百五十元。這是一輩子的事，錢化了能掙，娶個如意的老婆養上幾個能幹的兒子，老了就享福。」

王光勤聽着他們的話，心裏像抱着個小兔似的，一上一下的拿不定主意。

「白板！」

「碰了，二條！」

外邊打馬將的聲音時刻的傳進來。

「這比賭博輸了，強一萬萬倍，這是成家立業繼續香烟！」

趙四爺勸說着。

「我那裏有這些錢！」

王光勤說出了爲難的話。

「這個太好辦了，我替你向趙老爺那裏取，自要你寫一張文契，把地作抵押。」
趙四爺很慷慨的說着，把頭探到門外，向打馬將的桌上看，彩錢已經打了多少

。「你倘若願意，到後天不是三月十五，玉皇山開大會嗎？她也許來趕會，你可以親眼看看。」

「成，成，那時再說，成成……」

這事情就這樣決定了。

五

天氣不冷不熱，殘落的桃花，隨着溫和的春風飄去。

青綠的麥苗，掀起了湖水似的波浪。

大男小女，穿紅褂綠的鄉下人，絡繹不絕的串過桃花園，在麥田中的路上，高興的說笑着，向玉皇山大會走去。

玉皇山是周圍臨近唯一的山，山並不高，上邊修了很講究的玉皇廟，每年三月十五是香火會，各地方的善男信女們都來燒香還願，並且照例唱一台好戲。

在民國十七年，城裏鬧起革命的時候，確實把善男信女嚇了一大跳，有許多青年，一定要把玉皇爺的聖像抬出來，辦一個區立高等小學。後來幸虧了趙老爺那一夥鄉下有頭有臉的人物，費了許多苦心，才保住了玉皇爺的安全。因此現在的玉皇爺和從前的玉皇爺，還是一樣的有威信，一樣的被人尊敬。

玉皇山上現在是人山人海。戲台上的鑼鼓聲，隨着風，在很遠的地方還響着。叫賣東西的，喊出各種聲調，聽來十分雜亂。賣花紅帶子的在牆上掛得紅紅綠綠；說書的玩雜耍的那裏，看熱鬧的人圍得密密層層……。

趙雲茂和王光勤，站在戲台前邊。趙雲茂向右邊的女人叢中尋視了一會，笑嘻嘻的指着一個女人，向王光勤說道：

「你看見了嗎？那個穿粗藍布褂的？」

王光勤瞪起兩個眼睛。

「頭髮烏黑，長四方臉！」

王光勤仍然沒說話，瞪着眼找尋。

「你還沒看見嗎？札着白頭繩！」

王光勤仍然認不清是那個。

「你真是，來隨着我的指頭看去，那個穿粗藍布褂的，中等個，二十四五的年

紀，現在她的臉向着戲台，看清楚了嗎？」

「穿紅褲的小女孩，一旁的那個嗎？」

王光勤還是不能十分認清的問了。

「對了，對了，一點也不錯，你看怎樣？」

一個穿粗藍布褂，中等個子的女人，確實的印在王光勤的腦海裏了。

「鄉下女人，能長得這樣就不容易，成不成？」

那女人的確生得很體面。雖不能說是很美，却也不能說是醜陋。王光勤的心跳動了。

「二百元能娶到手，也不能算貴！」

王光勤笑了。

「成吧？成吧？」

王光勤笑着點了點頭。

「那麼咱們走吧。」

王光勤不忍離去的，又回過頭看了幾眼。

「光勤，你得先請喝喜酒了？」

「當然的，咱們這就去，我去打酒割肉。」

兩人說着，從人叢中擠出來。王光勤忽然看到潘金蓮，穿着粉紅色洋襪子，扭扭捏捏的從旁邊走來。在她後邊離得二十多步遠，擁着一大堆人，許許多多搖擺的人頭中，他看着閃爍着二個灰色帽。他還沒開口，趙雲茂說道：

「這一定出了什麼亂了，咱們看看去！」

兩人擠進人叢中，像一個釘子似的刺在王光勤的眼裏，原來是陳小桂被兩個民團抓住，一面走，一面抽打。

「媽那比，壞小子！」

陳小桂的勇氣一點也看不出來了。再不拍着胸膛翹大母指了。一句話也不說，緊低着頭，綑着臉，忍受着一切苦痛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！」

王光勤心裏很納悶。

「媽那比，年輕輕的，不學好！」

兩個團兵又抽打的罵着。

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王光勤問趙雲茂，他也不知道。

「媽那比，不給你個厲害是不成的！」

兩個團兵打着罵着，把陳小桂推進團兵休息室去了。

「這事情我得去看看，喜酒過一天再喝吧！」

趙雲茂說着，自己去了。

剩下王光勤，一個人從人縫裏擠着走，忽然碰上王老三，手裏拿着個水壺，向他打招呼。

「光勤嗎？喝水吧？」

王光勤沒有回答，立刻問道：

「你知道小桂是什麼事？」

「操他姐，如今還有天理……」

王光勤向前緊走了兩步，靠着王老三。

「聽說是趙清傑吃醋，恨小桂也同潘金蓮勾搭，就用錢買通了團兵……」

王光勤沒等王老三說完，就不平的說道：

「那也不能無原無故的把人抓起來！」

王老三瞪了一下眼。

「這年頭，還有什麼天理？有錢的人可找幾個老婆，也可以隨便和女人睡覺，窮小子若和女人接近一下，有錢的人，若看着不順眼，吃了醋，就可以給你加上個

罪名，押起來，打一頓，還不是家常便飯嗎？」

王老三氣憤的說着自己走了。剩下王光勤自己，那個穿粗藍布褂的女人，立刻又映在他的腦海裏，陳小桂的事很模糊了。他抬起頭來，又向右邊人叢中尋視着。

六

二三大來，王光勤夜夜都作夢，那個穿粗藍布褂的女人，每次都在夢裏走進他的二間半北屋，醒來時使他感到很大的不安。

今天他醒來時，太陽已經出來了。

他剛穿上褂子褲和鞋，就聽到一陣吵鬧聲。

他走出大門，轉了彎走到北胡同。看見王老三的門旁堆集着一些人。吵鬧的聲音也從那裏傳來。

「王老三又同老婆打架了。」

他這樣的想，兩條腿很快的邁着。

「操你姐，今天我不把你砸死，我不姓王！」

王老三瞪着兩個鈴鑄眼，揮着兩個鐵拳頭，人們阻擋着他，他在掙扎。

「王三敢子（敢子是王老三的乳名），你砸死我吧，你不砸死我，不是你娘養的，俺跟你受夠罪了，你砸死我，你砸死我……」

王老二的老婆也不是好惹的。披散着頭髮，衝過去把王老三的上衣撕破了。隨着倒在地上抱住了王老三的腿。

王老三掙扎着揮着拳頭沒死沒活的打。

「王三敢子，你雜種操的……」

「哇！哇，哇哇！」

孩子嚇哭了，張着紅圓的嘴。

「操你姐，砸死你，你娘冢也不敢來……」

「你砸死我吧！……不砸死我，你不是王冢的子孫，……我活夠了……」

「哇！哇！哇哇！」

很多人拉着勸着。王光勤也在內。

「又是爲訖？剛起來就打架！」

「你們不看看孩子嗎？嚇壞了！」

人們費了很大的力，才把他們拉開了。王老三的褂子失去了半塊大襟，青黃色的臉，坐在石塊上喘粗氣。王三嫂的頭髮弄成了一團亂柴火，手下還流着絲絲的血，在平地裏坐着，號啕痛哭起來了，一面哭一面說：

「我的天呵……我不能再活了……俺大人孩子受夠罪了……你砸死我吧……」

「王三嫂，你們又是爲啥！」

「他二大娘呵……你們那裏知道，……俺嫁了王三敢子，是傷天理了……天天少吃無穿的……大人孩子受餓……他都不管……他去賭博……我說他……就打我……我的天呵……」

「王三嫂你也得看開點，男人不好，慢慢的勸，這樣常打架，莊隣鄉親笑話！」
「他二大娘你那裏知道……俺勸他，他不聽，那死雜種……俺不活了。」

王三嫂哭喊的聲音低了。

王光勸他們把王老三拖走了。

「王三嫂，別哭了，你看把孩子嚇壞了。」

有人把三歲的一個小孩抱給她，那小孩用驚奇的淚眼，看看他娘，嘴唇已經哭得發青了。

王三嫂接過小孩，很慰貼的抱在懷裏，擦了擦自己的眼淚，又替小孩擦了擦眼淚，喘了一口很長的氣，沒有了動靜。

人們都散了。王光勸了勸王老三，他走回自己的家裏，裝上袋烟吸着，那個穿粗藍布褂的女人又映在他的臉前了。他想：

「娶個老婆，化二百元，四分生息，一百元每月四元，二百元每月八元。一年

是九十六元，二年還不上，連本加利是三百九十二元。……」

他打算着。王老三兩口打架的情形，也跑進他的腦海裏。

「娶了來，兩個人都要吃飯，將來有了小孩。……一月得幾升糧食。」

他越想越不安。抬起頭，忽然看見趙四爺和趙雲茂一塊走來，臉上都堆滿了笑容。

「四爺嗎？趕快請屋裏坐！」

王光勳起身來，身子一彎一彎的。

「這屋裏太窄狹了，沒地方坐，炕上吧！」

「我們來告訴你好消息！」

趙雲茂笑着說。態度却很不自然。

「親事已經成了，女頭是張劉氏，我的親戚費了很多的心呢？一百八十元！」

「這個數真不多，太便宜了！」

趙四爺也笑着說，又繼續道：

「前大喝酒的時候，你說的錢的事，我去同趙老爺商議，說了許多好話，才算成了，四分利息，少一點也不成，今晚上你寫張文契吧。」

等趙四爺說完，趙雲茂又說道：

娶媳婦

「女頭是定了，什麼時候交上錢，什麼時候就可以娶。」

王光勤在心的聽着，時刻的，把兩個眼睛注視着牆上的年畫，看那些笑嘻嘻的孩子和女人。

「你想什麼時候娶？下月十二就是好日子，我看還是越快越好！」

趙雲茂又笑着說。

「可以！可以！晚上我去請人寫文契好了。」

王光勤在心裏想了許多圈子，最後這樣決定了。趙四爺又隨便談了幾句陳小桂的事。（是幸虧了他和趙雲茂說情，化了十元錢才放出來的，不然就帶到局子去的）趙雲茂也吹了幾句牛比，二個人一塊走了。

七

王光勤交給趙雲茂一百八十元的第二天，張志興忽然來找他，一看見他就問：「你叫趙雲茂替你說媳婦來嗎？」

「嗯！」

王光勤點了點頭。看張志興的樣子，使他心裏很糊塗，難道會出什麼意外嗎？

「是不是柳古莊的？」

「是呀！」

「你爲什麼做出這樣飯包子事？」

「大哥！是怎麼的？」

「夥計，你太糊塗了，趙雲茂那東西，誰不知道是騙子，天天靠着趙老爺的台柱子騙飯吃，你上他的當了。你怎麼不問問，打聽打聽別人？我孩子他娘就是柳古莊，雖然相隔十五里，我是常去的，趙雲茂說的那個張劉氏，她男的叫張保慶，現在還在城裏替人做活，那裏死了！」

王光勤聚精會神的聽着。臉上的顏色青黃。心裏像吃了黃連似的苦，他說：

「三月十五日玉皇山會上我見過，扎着白頭繩，男的沒死，替誰穿的孝？」

「那是替她哥，她哥是才死了的！」

王光勤幾乎失了感覺。像塊木頭似的，不知說什麼。也不知做什麼，張志興才提醒他：

「你趕快去找趙雲茂去吧！」

王光勤忽然清醒，沒向張志興告別，也沒鎖上門，像個瘋狂的野犬，跑出去了。在路上他遇上陳小桂，急促的問道：

「你見趙雲茂來嗎？」

「聽說今天早晨出遠門了。」

「什麼？什麼？那裏去了？」

「也有說非往關東的（東三省地），也有說……我不十分清楚……」

陳小桂用着驚奇的眼光看王光勤。問道：

「你找他作嘍？」

王光勤沒有回答，他的眼裏冒火星。

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」

他焦急得搔頭，仍然向前走。

他又打聽了好幾個人，趙雲茂確乎是在今天出門了。欠趙老頭的二吊多豆腐錢也沒有還，趙老頭也急的什麼似的。

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」

正走時，他忽然看到趙四爺從前面走來。他的眼睛十分明亮了，搶上幾步抓住了趙四爺的袖子，嘶聲的說：

「你們騙了我一百八十元……」

趙四爺像是預知了一切，立刻現出十二分憤怒的神態。

「王光勤你瘋了嗎？」

「不成，不成，二百元我不能還。」

王光勤的嘴裏冒出白沫來了。

「王光勤你不要裝瘋魔，我並沒給你說老婆，錢是我交給你的，我手裏也有契，……誰怕你賴，誰怕你不還，趙老爺也不是好惹的。」

趙四爺說着，從王光勤的手裏掙出來就走。

「你們太沒良心了，騙了我……」

王光勤又追上了趙四爺。

「王光勤你想怎麼的？」

趙四爺真氣了，握着拳頭，瞪起兩個眼睛。

「你們騙我二百元……我不還……」

「誰怕你不還，這是講理的年頭，鄉裏辦不了，城裏還有縣官……」

「你們太沒有良心……」

「找老婆的事，你找趙雲茂去，我管不着，二百元錢是我親手把趙老爺那裏拿來遞給你的。」

「你們是一夥，騙了我……」

「我告訴你，嘴裏不要胡說八道！」

趙四爺揮着拳頭，似乎要打王光勳。

「你們太沒有良心……」

趙四爺走到趙老爺家的黑油大門前面，一溜烟的走進去了。剩下王光勳，他站住了，混身失去了一切力量，頭發昏，眼前發暗，最後他坐在門前的那塊上馬石上，眼中燃燒着忿怒的火。

後記

作者

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之間，我會學習着寫了十餘篇短篇小說。曾印過兩種單行本。（母與子、西瓜）在報紙上劃了些××也發表過幾篇。（老倆口，日月星……）經過八年的抗日戰爭，在敵偽殘酷的掃蕩三光政策下，想保留下這些寫作，真不是一件容易事。通信員帶在身上，隨他壯烈犧牲丟失了一部份。埋藏在深地裏的，也霉爛的看不清字了。我不願過去的寫作完全毀滅，就盡上最大的努力，整理了這幾篇尚存的小說翻印了。它雖不是抗戰的題材。但也塗着抗戰的血！說明了抗戰的苦難！

有的同志說：這幾篇小說最大的缺點，是受壓迫的人民太不勇敢，也沒有鬥爭辦法，結尾都是悲劇。我想這是當時的實際情況。當時我所處的環境；一沒有共產黨的領導。二沒有鮮明的毛澤東旗幟。三沒有民主政府八路軍的扶持。四人民是各顧各沒有組織。在這情況下，受壓迫和被殘害的人民，怎能有力最有辦法和根深蒂固的封建統制做鬥爭，而和今天一樣的得到勝利果實呢？

在翻印這幾篇小說中，我有非常明確的幾種感想：

（一）在寫作觀點技術上，存在着許多缺點。懇請讀者批評與指導。幫助我清算

過去，並求今後的進步。

(二)把過去印出時的許多××，都改成了應有的字，這點使我深深的感到我已得到言論出版自由的愉快。

(三)那時的農民青年在國民黨的政治經濟的壓迫下，在兵災匪慌的社會中，過着黑暗的悲痛生活。張大嫂失掉了兒子。景祥嫂失掉了丈夫，素卿被吞沒了生命……經過八年的抗戰解放區的農民覺悟翻了身，青年們過着自由幸福的生活。據我今天所知道的，景祥嫂現任婦救會長，已不像從前那樣怯弱，並且成了那一帶婦女的領袖！結實亦成了八路軍的幹部，成傑被捕後並沒死，也成了堅強的工作者……偉大的抗日民族戰爭，在共產黨正確的領導下，改造了社會，改造了人民，使整個社會改變了面貌，從黑暗走到了光明，成千萬烈士的血並沒有白流！

(四)我們再看一下國民黨的統制區吧！不但仍然保存着，像這幾篇小說中所寫的當時統制下的一切事實，而且是更加後退，更加殘暴和獨裁，若說過去是黑暗，現在就是漆黑一團。人民在特務政策恐怖下，生命毫無保證，連呼吸都感到窒息。貪污腐化，壟斷居奇，物價膨漲，負擔奇重，人民生活之悲慘困難，真使人不忍聽聞！回憶過去，目睹今天，對國民黨怎能不使人失望！若再想到大後方，人民在抗戰中是同樣流了無量寶貴的血，換來的代價如此，又怎能不使人無限憤慨！

讀者看了這幾篇小說後，回憶過去，看看解放區，再看看國民黨的統制區，三方面真實的比較一下，中國人民應走的方向就不難確定！認為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旁觀的糊塗思想也不難批判。歷史和事實是真理的試金石，造謠欺騙恐嚇也定會被歷史和事實粉碎。——那時國民黨罵共產黨是殺人放火的赤匪！

(五)我今天感到慚愧的，是當時一、我的生活範圍很仄，又缺乏經驗。最慘痛的事實，我並沒有體驗到，例如殘酷的監獄生活，青年被鎗決時的悲壯死亡，地主對佃戶毒辣的剝削手段……體驗不到也就沒有記錄。二、因為自己的文學修養差，又加自己是小資產階級出身，思想方法又沒有得到鍛鍊。就沒有銳利的眼光發掘人民心底的悲痛，也不能深刻的寫出他們的悲痛，寫作就表現得浮淺無力。但是這幾篇小說，若能啓發起人民各種悲痛的回憶，再與現實相對照，把悲痛變為力量。堅定革命意志，再不允許歷史退回到悲痛黑暗中去，以現有勝利基礎，爭取到全國勝利！我心慰矣！

一九四六、四、十五、完

一九四六年四月翻印

定價四十元

作 者 馮 毅 之

出 版 者 新 文 化 書 社

代 售 處 青 州 新 華 書 店

A 82

311203